

南省公餘錄

清梁章鉅撰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南省公餘錄卷五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謚典

凡恭上

廟號尊謚及王大臣例得

賜謚者悉由本部題奏後交內閣撰擬恭候

欽定其所取各字義及各臣工之得謚者禮部都無記載初入官時即有向余咨故實者茫無以答亦可恥也昔新城王文簡公在儀曹曰曾輯國朝謚法考一卷止於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以前此後無好事者為之續編今備錄內閣鴻稱通用以補本署掌故其臣工得謚者尚擬博稽冊籍勒成一書以繼王文簡之後云

鴻稱通用凡三冊上册分上中下三卷中冊分上下二卷下卷一冊其上册之上列聖廟號取焉

肇紀立極曰高

神武創業曰肇

光啟千禩曰太

聖圖丕振曰興

光有令緒曰景

鴻基式廓曰烈

功德懋著曰顯

貽麻奕葉曰世

德業粹備曰純

峻德垂統曰聖

善繼善述曰孝

生安允迪曰德

聖神媲美曰懿

大化廣運曰神

德威遐暢曰武

亶聰作則曰睿

明周萬彙曰哲

高朗有融曰昭

知人善任曰明

敬德光輝曰熙

政教廣布曰宣

功德隆備曰成

奠安四海曰康

溫仁育物曰和

中外向化曰甯

仁聖佑啟曰裕

典法懋昭曰度

樂循天理曰順

小心昭事曰億

文治昌明曰理

以德化民曰道

納身軌物曰恭

淵修罔間曰敬

整躬率下曰肅

威儀不忒曰莊

動容中禮曰安

紀綱整肅曰定

正己垂型曰端

德容靜深曰穆

執要不苛曰簡

敦本合義曰質

岐嶷明斷曰英

健行合天曰毅

功宏參贊曰襄

以上共四十四字。

上冊之中

列聖尊諡取焉。

睿知聰明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神化難名曰聖

安仁立政曰神

則天廣運曰神

經天緯地曰文

修德來遠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紹修聖緒曰文

聲教四訖曰文

克定禍亂曰武

保大定功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德威遐暢曰武

聲入心通曰聰

通言必察曰聰

照臨四方曰明

任賢致遠曰明

至誠先覺曰明

遠慮防微曰明

聖知通微曰睿

慮周事表曰睿

明知遠深曰哲

官人應實曰哲

王心克一曰中

剛柔不偏曰中

因時致治曰中

內外賓服曰正

主極克端曰正

萬幾就理曰正

功德盛大曰高

覆幬同天曰高

敬慎高明曰章

法度大明曰章

文教遠耀曰章

至誠無息曰純

內心和一曰純

治理精粹曰純

主極精純曰懿

慈惠愛親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五宗安之曰孝

德加百姓曰孝

綏柔士民曰德

諫諍不違曰德

周旋中禮曰德

澤及遐外曰德

純德合天曰誠

從容中道曰誠

推心御物曰誠

寬仁孚眾曰信

政令畫一曰信

德性靜深曰淵

沈幾燭隱曰淵

聰明睿哲曰獻

體元立極曰仁

如天好生曰仁

教化溥浹曰仁

愛民好與曰惠

德威可懷曰惠

澤及萬世曰惠

大德包蒙曰寬

御眾不迫曰寬

樂育羣生曰溫

慈和接下曰溫

體仁長民曰元

道德純一曰元

思能辨眾曰元

建中垂統曰裕

寬仁得眾曰裕

號令民悅曰和

敦睦九族曰和

懷柔胥洽曰和

慈和徧服曰順

好惡公正曰順

溫仁厚下曰敦

篤親睦族曰敦

安民法古曰定

大應慈仁曰定

靜正無為曰定

久安中外曰定

裕以安民曰甯

令民安樂曰康

思善無逸曰康

柔德安眾曰靖

政刑不擾曰靖

耆意大圖曰景

明照旁周曰景

自強不息曰剛

政刑明斷曰剛

正己攝下曰肅

法度修明曰肅

賞勸刑懲曰威

聲靈震疊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

莊以臨下曰威

英明有執曰毅

經德不回曰毅

宏濟生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聖武宣昭曰烈

正身肅下曰義

裁判適宜曰義

威德服遠曰襄

恭儉莊敬曰禮

納民軌物曰禮

嚴敬臨民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德盛禮恭曰莊

齊莊中正曰敬

戒慎幾微曰敬

肅恭無怠曰敬

尊賢貴義曰恭

正己接物曰恭

昭事不忒曰恭

動恤民隱曰恭

節以制度曰儉

舉事有經曰儉

威儀悉備曰欽

夙夜祇畏曰欽

敬慎萬幾曰欽

兆民甯賴曰安

恭德不勞曰安

聖修式化曰端

嚴恭莅下曰端

布德執義曰穆

聖敬有儀曰穆

植德開基曰原

慶流奕葉曰原

思慮不爽曰厚

質淵受諫曰僖

愛民好治曰翼

小心昭事曰翼

賞善罰奸曰憲

聰明法天曰憲

表正萬邦曰憲

心能制義曰度

寬裕有容曰度

創制垂法曰度

政平刑肅曰理

措正施行曰理

表章道術曰理

執心克莊曰齊

貞心大度曰匡

布綱治紀曰平

執事有制曰平

肇敏行成曰直

秉道正物曰直

治典明肅曰簡

臨下無苛曰簡

名實不爽曰質

至治還淳曰質

真純一德曰質

德華茂著曰英

明識大畧曰英

明作有功曰敏

英斷如神曰敏

禮樂明具曰成

安明立政曰成

久道化隆曰成

聖聞周達曰昭

明德有勞曰昭

威儀恭明曰昭

遐隱不遺曰昭

施而不私曰宣

聖善周聞曰宣

盛德昭臨曰顯

有光前烈曰顯

能紹前業曰光

功烈耿著曰光

敬德光明曰熙

隆稱赫奕曰熙

以上共一百六十二字。

上冊之下

列后尊謚取焉。

慈惠愛親曰孝。

微音克嗣曰孝。

愛育必周曰慈。

撫柔平恕曰慈。

中正和粹曰純。

肫誠克一曰純。

柔德流光曰懿。

溫和賢善曰懿。

慮善從宜曰淑。

溫仁咸仰曰淑。

執義揚善曰德。

懿修罔懈曰德。

明德有成曰賢。

內治隆備曰賢。

慈心為質曰仁。

惠愛溥洽曰仁。

仁恕中藏曰惠。

慈恩廣被曰惠。

德性和厚曰溫。

寬仁惠下曰溫。

柔克有光曰和。

溫厚無苛曰和。

溫良好學曰康。

視履安和曰康。

慈和編服曰順。

德協自然曰順。

內德醇備曰成。

坤甯化洽曰成。

懿行可紀曰憲。

儀範永昭曰憲。

溫仁忠厚曰敦。

樹德純固曰敦。

性量寬平曰裕。

仁惠克廣曰裕。

靜正不遷曰安。

懿恭中禮曰安。

大慮慈仁曰定。

靜鎮守度曰定。

秉德純一曰誠。

明信率下曰誠。

齊莊自持曰敬。

應事無慢曰敬。

莊以莅下曰恭。

謙和不懈曰恭。

恭己有容曰端。

秉心貞靜曰端。

履正志和曰莊。

嚴恭自律曰莊。



温恭不怠曰恪

懋勤内治曰恪

神明儼翼曰欽

威德悉備曰欽

嚴畏自飭曰肅

攝下有禮曰肅

粹德深遠曰穆

肅容持敬曰穆

恭儉合度曰禮

内則克修曰禮

執心克莊曰齊

思慮深遠曰翼

贊宣德化曰翼

厚德安貞曰靜

律身恭簡曰靜

淑慎持躬曰正

端型式化曰正

淵衷湛一曰甯

端重自絜曰甯

小心恭慎曰僖

樂聞善言曰僖

宅心篤實曰質

淳茂無華曰質

誠心中孚曰懋

率真御下曰懋

一德不懈曰簡

約己恕物曰簡

恭謹鮮言曰靖

紀綱肅布曰靖

志行清正曰潔

容儀修飭曰潔

德性正固曰貞

率義好修曰貞

淑敏早成曰慧

柔質受諫曰慧

明知周通曰哲

識微慮終曰哲

明達不滯曰敏

聞義必徙曰敏

心能制義曰度

懿徽足式曰度

善聞周達曰宣

哲惠周布曰宣

懿行宣著曰明

智能晰理曰明

德輝内蘊曰昭

中外仰德曰顯

以上共九十五字

中冊之上以謚

妃嬪

溫柔賢善曰懿

善行著聞曰淑

內德有成曰賢

智質有理曰獻

柔質慈仁曰惠

德性寬和曰溫

柔順無違曰和

和比於理曰順

溫仁忠厚曰敦

寬和不迫曰裕

疑重合禮曰安

純行不爽曰定

夙夜儆戒曰敬

遜順事上曰恭

謙和善讓曰遜

守禮自重曰端

儼恪有儀曰莊

小心勵翼曰欽

貌恭心敬曰肅

容儀肅靜曰穆

溫恭朝夕曰恪

謹飭自持曰慎

能修內職曰勤

思慮深遠曰翼

柔德安貞曰靜

小心恭慎曰儆

靜正無華曰質

表裏如一曰慤

一德不懈曰簡

恭慎鮮言曰靖

清正不渝曰潔

德性正固曰貞

柔質通敏曰慧

明知周通曰哲

蒙恩優渥曰榮

善聞式布曰宣

柔德有光曰昭

德美宣昭曰顯

慈仁不壽曰憫

中年早逝曰悼

慈仁短折曰懷

以上共四十一字

中冊之下以謚 諸王

廉方公正曰忠

危身奉上曰忠

慈惠愛親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中正和粹曰純

安危一心曰純

行義合道曰賢

道德博聞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

智質有理曰獻

賢善著美曰懿

履正志和曰莊

夙夜儆戒曰敬

善合法典曰敬

守禮執義曰端

執心決斷曰肅

敬以事上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溫恭朝夕曰恪

威容端嚴曰恪

布德執義曰穆

溫柔好善曰康

善行足法曰儀

博聞多能曰憲

行善可紀曰憲

德性寬和曰溫

勤施無私曰惠

不剛不柔曰和

和比於理曰順

小心敬事曰良

竭忠無隱曰良

善行不怠曰敦

寬和自得曰裕

和好不爭曰安

以德安眾曰靖

質柔受善曰慧

知能辨物曰哲

昭晰羣性曰明

物至能應曰通

行善無滯曰通

質直好善曰達

克勤世業曰修

應事有功曰敏

好古不怠曰敏

夙夜匪懈曰勤

甲冑有勞曰襄

思慮詳審曰密

追補前過曰密

心無偏曲曰正

夙夜敬畏曰慎

推心行恕曰平

念終如始曰思

心能制義曰度

擇善而從曰比

制事合宜曰義

純行不爽曰定

小心敬畏曰儆

愛民作刑曰克

潔己自愛曰清

不汚不義曰潔

好廉自克曰節

謹行制度曰節

執一不遷曰介

肫篤無欺曰誠

表裏如一曰慤

平易不訾曰簡

執要能周曰簡

出言可復曰信

忠誠自植曰厚

樸直無華曰質

剛強直理曰武

折衝禦侮曰武

致果克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秉德遵業曰烈

安民有功曰烈

見義必為曰勇

強義果敢曰剛

威武不屈曰剛

敏行不撓曰直

好力致勇曰果

臨事善斷曰果

布義行剛曰景

勝敵克亂曰壯

善聞周達曰宣

明德有功曰昭

容儀恭美曰昭

寵祿光大曰榮

行見中外曰顯

懷清不盡曰隱

慈仁短折曰懷

早孤夭折曰哀

未家短折曰殤

中年早夭曰悼

使民悲傷曰慙

以上共九十六字

下冊則羣臣得謚者用之

肫誠翊贊曰忠

危身奉上曰忠

慈惠愛親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能養能榮曰孝

志慮忠實曰純

安危一心曰純

肫篤無欺曰誠

實心施惠曰誠

道德博聞曰文

修治班制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智質有禮曰獻

遂物之美曰成

通達張立曰成

博聞多能曰憲

行善可紀曰憲

善聞周達曰宣

誠意見外曰宣

明德有勞曰昭

容儀恭美曰昭

獨見先識曰明

察色見情曰明

譖愬不行曰明

智能辨物曰哲

心能制義曰度

剛強直理曰武

闢土斥境曰武

折衝禦侮曰武

剛強以順曰武

有功安民曰烈

勝敵壯志曰勇

見義必為曰勇

武而不遂曰壯

勝敵克亂曰壯

屢征殺伐曰壯

死於原野曰壯

強義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威武不屈曰剛

好力致勇曰果

猛以強果曰威

強義執正曰威

辟土服遠曰桓

致果殺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敬慎事上曰恭

愛民弟長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夙夜儆戒曰恭

小心恭事曰敬

善合法典曰敬

嚴敬臨民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守禮執義曰端

敬共官次曰恪

威容端嚴曰恪

溫恭朝夕曰恪

威儀悉備曰欽

寅恭奉識曰欽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忠誠自植曰厚

敦仁愛眾曰厚

和好不爭曰安

生於義理曰安

循理安舒曰泰

臨政無慢曰泰

溫仁忠厚曰敦

善行不怠曰敦

寬和自得曰裕

竭忠無隱曰良

宅衷易直曰良

安樂撫民曰康

溫柔好樂曰康

勤施無私曰惠

撫字心殷曰惠

興利裕民曰惠

推賢讓能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柔遠能邇曰和

和比於理曰順

慈仁體民曰順

德性寬和曰溫

守道不移曰正

心無偏曲曰正

執心決斷曰肅

身正人服曰肅

平易不訾曰簡

執要能周曰簡

寬樂令終曰靖

柔德安眾曰靖

避遠不義曰清

潔己奉法曰清

執一不遷曰介

好廉自克曰節

謹行制度曰節

艱危莫奪曰節

表裏如一曰慤

小心畏忌曰儆

恭慎無過曰儆

治而無管曰平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

清白守節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

執德不回曰確

強立守義曰質

名實不爽曰質

不污不義曰潔

念終如始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夙夜敬畏曰慎

小心克勤曰慎

思慮詳審曰密

追補前過曰密

純行不爽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敏行不撓曰直

率性無邪曰直

制事合宜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能修其官曰勤

宣勞中外曰勤

夙夜匪懈曰勤

闢地有德曰襄

甲冑有勞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好古不怠曰敏

才猷不滯曰敏

才敏詳審曰理

治繁不擾曰理

物至能應曰通

行善無滯曰通

質直好善曰達

疏中通理曰達

寵祿光大曰榮

懷情不盡曰隱

使民悲傷曰慙

賢善著美曰懿

以上共一百四十六字。

前代議謚多委之太常博士往往失當以致議駁者紛紛我朝凡内外王大臣之例可得謚者本部以應否予謚具奏俟得請後交內閣公擬四字恭候

上裁其二品以下有以文臣品學而追謚者有以監司守令盡節而獲謚者又有改正前史之失追謚勝國之君者而順治

定鼎之初即下所司定明季甲申諸臣之謚表彰忠烈分別優嘉尤為從古未有之曠典集成周以來謚法之大成矣

謚分一字二字

國初惟親王謚用一字。郡王則用二字。康熙二十年始定親王郡王謚均用一字。順治九年和碩端重親王博洛子謚定順。治十年鎮國公追封多羅郡王祐塞追謚惠順是也。按王文簡公居易錄云古來謚法貴一字二字其說不一。歐陽永叔初議謚文欲以配韓退之而常秩增一字為文忠。議者以為必留此以待王安石已而果然。朱元晦議謚太常初擬文正。考功劉彌正謂先生當繼韓文公宜特謚文從之。自後周程張呂諸儒皆用一字。此貴一字也。京鏗謚文穆其子沅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議者以為揚億巨儒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加一字猶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貴二字也。二說不知何者為是。今以本朝諸王之謚衡之則一字之貴於二字顯然。文簡此語似尚在未定例之前也。

### 破格得謚

乾隆十七年韓爌以工制義追謚文懿三十年王士禎以工詩追謚文簡。此稽古殊榮逾格茂典。而康熙六十一年西安副都統阿魯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用至正紅旗都統刑部尚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八月內病故未蒙謚典伏乞皇上加恩賜謚允之得謚勇壯此尤為盛朝曠典此後未有踵而行之者。



詞臣謚文

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書參贊大臣鄂容安。以陣前捐軀。請謚。內閣擬文剛文烈二謚。奏進。緣鄂本由詞臣出身。例得以文字冠首也。

上特去兩文字。賜謚剛烈。此異數也。而雍正七年。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贈禮部尚書何世璜。予謚端簡。何亦由詞臣出身。乃不用文字冠首。莫詳其故。曾詢之館閣老輩。亦無有能答者。又按前明詞臣皆謚文。而亦有不盡然者。如曾榮馬愉。孫賢許彬。並謚襄敏。楊鼎謚莊敏。儀銘謚忠襄。盛端明謚榮簡。王文謚毅。悉陳文謚莊靖。朱希周謚恭靖。許進謚襄毅。而顧憲成謚端文。王禕初謚文節。李時勉初謚文毅。後均改為端文。則皆將文字易為第二字。可見當時即不盡拘一律也。又按王文簡居易錄有一條云。本朝典例。滿洲部院大臣。必歷內閣學士。乃得充經筵講官。歿得謚文。其官詹事府侍讀。得講學士祭酒以下者。不得與。此例亦不知定於何時。改於何時也。

文正為美謚

汪銳齋嘗語余曰。宋初李昉王旦皆謚文貞。後避仁宗嫌名。改為正字。范希文司馬

君實之文正。即文貞也。謚法有貞有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二名不當並用。元時謚耶律楚材許衡為文正。而馬祖常曹伯啟別謚文貞。此當時太常不學之失。而後遂沿用之。至今擬謚者。羣謂正優於貞。殊不然矣。余按文正之為美謚。自古已然。故今人亦踵其說。梁溪漫志云。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助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

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遂菴一清

李西涯

東陽

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謚文正者。如有

不諱。請以謚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果謚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鏗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此明人之說也。及恭

考我

朝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謚。以忠為第一字。

肥誠胡贊曰忠危身奉上曰忠

而文為第

五字。

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錫民爵位曰文。正為第四十一字。

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曰正。則竟以文正

為佳謚之首稱。亦實無所據矣。

又按晉太康中。范于安

平

東吳時臨海太守。後謝

病還家。屢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謚文正先生。此蓋謚文正之最先者。見錢塘

先賢傳贊我朝之得謚文正者百餘年來亦不過數人如睢州之湯諸城之劉大興之朱皆足媲美前修相傳吾國安溪李公初擬謚文正後以在學政任內奪情事改謚文貞信乎此謚之難能而可貴也

身後奪謚

和碩端重親王博洛於順治九年三月得謚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貝勒奪謚又禮部侍郎加尚書銜沈德潛於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謚文愨四十三年三月奪謚雲貴總督卞三元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得謚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奪謚以勸忠勵績之事仍嚴黜陟予奪之權亦視其人之自取而已按禮部志稿載成化四年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永遠不能改我朝尤重謚法雖以親王勛臣苟無善行亦不輕與之以美謚比年以來故官子孫往往以私求而得美謚上之予之也既無所擇下之得之也不以為榮邇者禮部尚書陳文卒奉旨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足當此迹其生平所存所行貪德彰聞汙風大著縱子為惡滅裂義方繆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於重罰死有竊乎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

廷臣會議削其美名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為將來之戒如謂大臣之惡不可暴之天下後世恐傷朝廷禮遇之意則止而不謚於義亦可奏入帝曰陳文在時不聞人言其過惡歿後循例加以恩典事已施行如何方來訐奏不准此不知當時情事如何所奏雖不行然鐵中錚錚陸君真不愧儀曹之望矣

得謚之盛

公餘與同官林退巖

東垣

談謚法故實退巖亦吾閩侯官人每盛誇其先世林浦一

家得謚之盛蓋前明侯官林浦有三代五尚書一家係退巖之族祖第一代林瀚謚文安子廷楊謚康懿廷機謚文僖廷機子熾謚文恪惟熾之弟煜無謚皆尚書也以儒臣三代相承得謚洵為盛事余按前明一家得謚之盛尚不止此如中山王徐達謚武甯其子輝祖謚忠貞少子增壽追封定國公謚忠愍輝祖曾孫輔謚莊靖輔五世孫宏基謚莊武增壽五世孫光祚謚榮僖光祚孫文璧謚康惠則以九代而七得謚黔甯王沐英謚昭靖其子春謚惠襄春弟晟贈定遠王謚忠敬晟弟昂贈定邊伯謚武襄晟子斌謚榮康斌子琮謚武僖又昂元孫崑謚莊襄崑子紹勛謚敏靖紹勛子朝輔謚恭僖則以五代而九得謚恭順伯吳允誠謚忠壯子克忠贈邠國公謚忠

勇克勤贈遵化伯謚僖敏克勤子瑾贈涼國公謚忠壯則以三代而四得謚而開平王常遇春謚忠武又贈其曾祖名四三者謚莊簡祖名重五者謚安穆父名六六者謚靖懿則更破格未之前聞此皆勲舊殊榮史冊中罕有倫比至許進謚襄毅進子誥謚莊敏三子讚謚文簡少子論謚恭襄父子四人相承得謚則與吾閩林浦一家相彷彿矣又按我朝百餘年來吾閩文臣得謚者祇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承疇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及其從子文恭公新一為侯官陳忠毅公丹赤而武臣得謚者則層見疊出有一家五得謚者為平和海澄公之祖黃忠恪王梧及子忠勇公芳度從子忠襄公芳世襄愨公芳泰孫溫簡公應繼異數殊榮古今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琅及子提督勇果公世驥提督藍襄毅公廷珍族子提督襄毅公元枚總兵朱忠壯公天貴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才林溫僖公君陞胡勤愨公貴李忠毅公長庚邱剛勇公良功總兵胡武壯公振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謚亦盛事也

鑄印

唐人以禮部員外郎署為瑞錦窠蓋圖寫祥瑞郎廳所掌廳前大石為敲廢印之具

令狐楚任禮部詩。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我朝不言祥瑞。而各處繳銷印信。悉於正中加鐫繳字。銀印付鑄印局。鎔化充鑄。銅印彙送戶部。瑞錦窠故事。鮮有知之者矣。

### 寶印規制

寶印規制以金質盤龍鈕為最貴。

皇太后實用之交龍鈕為次。

皇后實用之。皇貴妃及貴妃寶俱用蹲龍鈕。妃寶用龜鈕。皆金質清漢文。玉

筋篆。和碩親王及親王世子寶。朝鮮國王印。均金質龜鈕。芝英篆。以上金印琉球

國王安南國王阿瓦緬甸國王印。均銀質飾金駝鈕。尚方大篆。多羅郡王印。亦銀質

飾金麒麟鈕。芝英篆。以上銀印其五等封爵及內外提督總兵將軍都統副都統掛印

總兵經畧大臣大將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印。均銀質虎鈕柳葉篆。有用清漢

托忒回字四體者。為伊犁將軍印。有用清漢托忒三體字者。為烏魯木齊都統及古

城領隊大臣伊犁辦事大臣。管理巴理坤大臣印。有用清漢回子三體字者。為喀什

噶爾阿克蘇吐爾蕃等處大臣印。有用清文托忒二體字者。為塔爾巴哈台辦事叅

贊大臣印有用清文蒙古二體字者為張家口都統印。凡清漢文皆篆。惟蒙古托忒回子字俱不篆。然已理坤大臣及烏里雅蘇台大臣印則清文俱不篆。外藩各旂札薩克及外藩各盟長印則清文蒙古二體字俱不篆。鈿上宗人府印。衍聖公印。六部印。戶部鹽茶印。三庫印。行在各部院印。盛京五部印。軍機處印。內務府印。翰林院印。鑾儀衛印。理藩院印。均銀質直鈿。清漢文尚方大篆。惟理藩院印作清漢蒙古三體字。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順天府奉天府各省布政司亦銀質直鈿。清漢文小篆。鈿上直鈿。其內官自詹事以下。外官自按察司以下。並銅質直鈿矣。方者為印。長者為關防。為圖記。為條記。凡關防直鈿。惟各省督撫及倉場河道漕運各總督均銀質。清漢文小篆。直隸陝甘四川總督鑄兼提督鹽政字樣。鎮守總兵以下。悉用銅質。別有欽差大臣關防。作尚方大篆三品以上。奉使用之。欽差官員關防作鐘鼎篆四品以下。奉使用之。亦皆銅質。

喇嘛胡圖克圖之印。或銀質或金質。札薩克大喇嘛之印。銅質。俱俟

持賜。均雲鈿。其文或清漢蒙古唐古忒字。仍候

旨。遵鑄。禪師亦雲鈿。無定式。皆候

旨隨時酌定

印色

印色以紫為貴在京宗人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內務府理藩院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鑾儀衛武備院上駟院奉宸苑順天府倉場侍郎等衙門及行聖公 盛京五部奉天府外省督撫均用紫色本章內仍用紅色其餘文武各衙門均用紅色至辦理軍機處印亦用紅色然但施之外省郵封其在京交各衙門公事則惟用白片從不用印也

領印

文武印信關防圖記付鑄印局鑄成即交儀制司貯庫知會各該處在內各部院衙門及在外督撫提鎮藩臬俱專遣官赴部祇領其道府副參以下則或遇便員或遣妥役齎文赴領同知通判及游擊以下惟交各提塘發給

印尺寸

印以平臺為最貴三臺二臺者次之金質金印鑲金印皆平臺以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為最貴遞減至方一寸九分厚四分而各道監察御史印方一寸五分厚三分直鈕有孔



為獨異。關防以長三寸二分。濶二寸者為最貴。遞減至長二寸四分。濶一寸四分。

印篆

寶印關防所鐫文字。以玉筋篆為最貴。芝英篆次之。銀印以下。則尚方大篆。柳葉篆。小篆。史篆。鐘鼎篆。懸針篆。垂露篆。又次之。惟喇嘛印。用轉宿篆為異耳。俞汝楫禮部志稿載。嘉靖七年。禮部鑄印局。儒士諸應瑞奏言。天下文移印篆。多有訛舛。如沔陽州。沔字訛篆為泛。此類未可枚舉。乞勅禮部。擇委屬官。精通六書者。提督考正。上嘉應瑞能查舉差訛。留心本業。命禮部專委王事一人。提督本局。今鑄印局員外郎以下。別有委署主事之職。殆其遺意。然儒士封章。則大干禁例矣。

南省公餘錄卷五終

南省公餘錄卷六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軍禮

大清會典及大清通禮中所載軍禮其最大者為

皇帝親征自崇德元年十月。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往征朝鮮二年朝鮮舉國服罪請降國王率羣臣出王城十里外跪送行三跪九叩禮遣大臣送還國遂班師至入中原後則以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之功為最偉按厄魯特噶爾丹乃西塞外一巨寇先世本元之牧隸後漸強盛有四部落之眾噶爾丹初依達賴喇嘛為僧未幾遁回自殘殺其骨肉吞併四部落其迤西回人若撤馬喇罕哈薩克牙爾勒土魯番哈密之屬千有二百餘城噶爾丹悉劫而收之最後與喀爾喀爭卻破降其七旂數十萬眾虐殺蓋張及喀爾喀台吉汗等窘迫內附喀爾丹竟追入我近邊外託索仇雪憤之辭內藏窺伺中原之意我師迎擊右翼軍失地理致賊遁走前後六年未嘗一日弛備至康熙三十五年春喀爾丹闌入我土喇克魯倫河始決策

親征二月癸丑以師期昭告天地宗社丙辰發京師出獨石口自中路入遣費揚古等由西路遮賊後五月

上身先諸將從克魯倫追擊逼賊渡土喇適與西路軍遇遂大破之於昭默多噶爾丹雖跳身遁而勢窮力殫西竄於枯倫百爾齊爾等地至九月

上復統軍出邊駐蹕於鄂爾多斯噶爾丹劫我屯聚擊走之賊益困無所得食因詭辭歸命為緩兵計我朝雖許之而心察其詐治軍益嚴令諸將士秣馬雲中以俟春舉明年二月復因策旺阿喇卜坦侵擾哈密

駕循賀蘭山出塞進次狼居胥山噶爾丹震警遁匿比聞其子為哈密回人所俘又青海眾台吉舊稱姻戚今皆奉表輸誠於我而西番諦巴向與彼唇齒相倚者近亦恐懼謝罪噶爾丹進退失路遂仰藥自殺餘眾潰散蕃庭悉空四月上乘舟道大河而還編輯平定朔漠方略復

御筆勒銘磨崖勒石於察罕齊老託諾昭默多及狼居胥山並建碑太學蓋

親統六師為從來史冊所僅見而匝年三舉尤為歷選列辟所未聞平時既訓練維勤臨事復不辭勞頓用能收剋桓之效而成震疊之隆前代之侈陳膚功者有如是

之名實相準者哉。

秋獮

國朝秋獮之禮必於塞外行之。蓋威武遠揚。塞垣清晏。自順治四年。

世祖章皇帝駕出張家口外行獵。八年復出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河。由古北口入塞外行圍。實始於此。至康熙間。湯平三逆。偃革息兵。處承平無事之時。而不忘武備。亦屢巡塞外。舉行校獵之典。於是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為圍場。謂之木蘭。木蘭者國語也。每歲仲秋之候。鹿始出聲而鳴。效其聲以致之。曰哨鹿。謂之木蘭。因此以為圍場之總名。凡周一千三百餘里。東西距三百餘里。南北距二百餘里。東至喀喇沁右翼界。西至巴林克什克騰界。東南至喀喇沁界。西南至多倫諾爾廳界。東北至翁牛特界。西北至克什克騰界。在漢時為遼西右北平漁陽上谷四郡。北境。後漢為烏桓鮮卑地。後盡入於鮮卑。晉時為慕容氏地。後魏時屬庫莫奚。唐初為奚地。後入於契丹。遼為中京道。及上京道地。金為北京路地。元為大甯路及上都路地。明初入於烏梁海。後屬韃靼諸部。駐牧地為喀喇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等部所有。至是乃為各蒙古所獻。設營房八。八旗各一。設卡倫四十。以八旗官兵守之。統之以圍場總

管。凡圍場六十餘所。每年

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即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每大合圍。必

親御天弧。凡內札薩克。及喀爾喀。青海諸部之分班從獵者。莫不瞻仰

天顏。歡欣震動。

聖朝之威馭邊外。亦亘古所未聞也。

### 蒙古

蒙古本元部。眾世居漠北。明中葉以後。有徙居漠南者。凡大漠以南。曰內蒙古部。二

十有四。科爾沁部。六旗。扎賚特部。一旗。巴林部。二旗。杜爾伯特部。一旗。郭爾羅斯部。二旗。翁牛特部。

二旗。阿魯特部。一旗。烏珠穆沁部。二旗。蘇尼特部。二旗。阿巴噶部。二旗。阿巴哈納

一旗。烏喇特部。三旗。鄂爾多斯部。七旗。凡四十九旗。踰大漠曰外蒙古部。四。

十旗。三音諾顏部。二旗。額魯特部。二旗。輝特部。一旗。凡八十六旗。環青海而居者曰

青海蒙古部。五。青海和碩特部。二旗。德輝部。一旗。青羅斯部。二旗。青海輝特

每歲熱河

秋獮近邊蒙古諸王公皆來迎謁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十餘圍後詠日賜宴蒙古必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圍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已馬跨駒首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每陳戲必有賞犒不特上下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深遠矣

### 蒙古樂曲

內庭每遇慶節樂舞參用蒙古樂曲情詞諧婉淪淪動人惜未詳何人所製牧馬歌云人君之樂恃此紀綱兆民之樂恃我君王王室家孔宜夫君之力朋友有成和輯之德古歌云八種成壞兮實人世之常墮迷網中兮慾鎖與情韉愚人無識兮樂茲殊未央執空為有兮謬語其美當如意寶云不深心於羣經具本性而無明不服膺於佛乘說妙行而聽熒佳兆云一人首出萬國尊親湛恩汪濊普被生民百花敷榮一日悅目灌頂寶光萬眾所伏誠感詞云良胡畏哉襄以至誠良胡過哉竭已所能良胡偽哉語無文飾良胡怠哉罔敢休息吉慶篇云有君聖明逾戴天有臣靖共勝後

嗣健婦持家過丈夫。如意寶珠惟孝子。肖者吟云。滅除己罪。仗佛真言。如欲療病。惟  
有藥存。菩提燈兮。出眾生於黑暗。智慧梳兮。節六慾之糾纏。君馬黃云。大海之水不  
可量。天府寶藏奚渠央。良朋和睦益無方。聖有謨訓垂無疆。懿德吟云。人君能仁。烝  
民之父。君子和平。羣相肺腑。懿厥哲人。實惟師傅。匿智懷私。乃民之蠹。善哉行云。惟  
安惟和。心意所欲。無貳無虞。朋友式穀。樂工謠云。分人以財。惠莫大焉。施人以慧。甯  
不踰旃。踏搖娘云。日將出兮。明星煌煌。壽斯徵兮。秀眉其靡。三十維壯。五十遲暮。莫  
親父母。莫尊祖父。我馬蹀躞。行如流水。雋英滿座。交親悅喜。族黨姻婭。咸富且貴。酌  
酒為歡。既多且旨。慢歌云。十五歡娛。八十衰壯。容華茂遲。暮悲祖妣。最親祖尊。哉唐  
公主云。遵王之路兮。愆尤稀。素位而行兮。夫奚疑。丹誠曲云。固有敗事兮。遵道而行  
長無離。析兮。順親之情。明光曲云。瞻彼日月。虛空發光。聖君聖母。焜耀萬邦。吉祥師  
云。日月之明兮。容光必照。聖君之明兮。烝黎咸造。聖明時云。際聖明時。良我福。只橫  
被恩澤。良我祿。只微言云。倏忽變遷。順其自然。如彼蜃樓。余生渺焉。際嘉平云。諸惡  
莫作。菩提薩多。冥昧妄行。用隆三塗。善政歌云。經何本本。本於宗身。何本媪與翁。罪何  
本。噴熾熾。福何本。和雍雍。長命詞云。靡言不適於道兮。水萬派而朝宗。惟外道之妄



語兮并自盡而不通窈窕娘云惴惴原獸思全其身兢兢庶士思庇其昆湛露云惟  
彼愚人惟知己身惟彼哲人心周萬民四賢吟云六慾相牽微言是戀歎彼駒光如  
夢如電賀聖朝云慈彼方便永斷疑情極樂淨土不滅不生英流行云知之而作兮  
明哲所由不知而作兮庸愚之僑慮而後動兮卓彼先覺率而妄動兮是乃下流堅  
固子云馬蹀躞兮身不獲康念此身兮本自無常馬騰驤兮生不獲甯念此身兮本  
自無生月圓云良馬之德於田可徵良朋之行相交乃明緩歌云良馬云何乘者所  
思良朋云何久而敬之至純詞云惟帝力兮勞來父母力兮免懷乘騏驥兮馳驟仗  
巨擘兮弓開美封君云貴高專美曰惟不仁擁資自厚不久四分惟不惺惺乃不戒  
懼凶心常萌誰與共處少年行云嗟棄捐於巖穴兮盍遠播乎芳聲嗟終老於草莽  
兮盍永垂乎令名四天王云悲哉北邙令聞宜揚北邙悲歟青史不渝宛轉詞云瞻  
彼中林芄芃萬木旃檀有香生是使獨萬類咸若攘攘芸芸民之父母首出一人載  
飛載翔惟翮是憑為聲為律惟心是經射之能中惟指是憑交之能善惟和斯恒木  
穗珠云穀之成維兮孚化之功羽用為儀兮賦命之隆迤彼愚蒙兮惟聖之功明厥  
本性兮實在己躬好合曲云惟勤斯哲安不可懷溺茲小樂至樂難期天馬吟云騏

驥不羣蹇驢鴻鵠不偕斥鷃鴟虞不遇狐狸聖哲不脫愚賤大龍馬吟云疇知幻軀  
秘此佛性疇不退轉佛恩來證上德墮落疇其知病下士頓趨疇其知競始條理云  
福慧天寶誠哉難覩通人達士豈美易返追風赭馬云慈兮積兮山有芳蘭儻兮祁  
兮首有妙鬢迴波詞云元首明哉首出股肱良哉罕匹賢夾輔兮王室莫執左道兮  
蝨賊長豫云景行行止下民堪憐宜從愛眾毋逆忠言平調云騏驥適我體橐鞬街  
我身善言資我道經史沃我心游子吟云升彼高阜兮思我故鄉有懷二人兮莫出  
戶堂陟彼崔嵬兮思我故鄉有懷二人兮莫出垣牆平調曲云帝王無逸天地和甯  
辟公庸敏兆民阜成高士吟云日之升天為經民之行君為程水之流隨坎盈壯之  
游駒之情哉生明云非冒於貨賄也感兄弟之敬心非貪於飲食也感父老之誠忱  
高哉行云云何致太平畢然望里衢人生夫何常善保千金軀民之不能忘令名照  
神區子孫振繩繩百千萬億餘三章云敬尊佛勅如滋甘雨莫行邪惡種茲罪苦圓  
音云身無常花到秋名無常雷不留財無常蜂釀蜜業無常海發漚欄杆云賢者斯  
賢賢不賢不賢賢蜜蜂見花任蜻蜓去翩翩思哉行云千金寶馬不如先人之做遺  
嘗盡諸果不如母乳之甘兮法座新云電可畏兮時宙朱明霜可畏兮五穀將登禍

可畏兮。歡樂所成。固不可畏兮。憶神魂之初降。接引詞云。火宅無清涼。苦途無安樂。鳥路誰能攜。閻浮難住脚。閻浮提云。如彼高山。越之維艱。盡卻今時。大海漫漫。欲渡良難。七寶鞍云。瞻彼提岸。水則不濫。有君牧民。當無畔散。飛鳥雖疲。甯甘墮地。君子固窮之死。不二短歌云。嗟余生之歡樂兮。似黃離之盈昃。感韶光之荏苒兮。似葉上之青色。及芳華之當齒兮。且喜樂以永日。夕照云。時乎時乎。時無外時。時其逝矣。奚與樂為。黃離既昃。定少溫暾。天光既算。曠曠其陰。歸國謠云。皇矣聖世。蕩如仁君。懷哉懷哉。日遠日分。亦有良朋。如兄如弟。日遠日離。能不遙跂。僧寶吟云。投誠皈命。即安旦夕。如佛塔廟。云。胡遠別。和樂且耽。手足提攜。如姊如娣。云乎遠離。婆羅門引云。酪必成醐。父將成祖。沙必成邱。母將成媪。三部落云。試觀三界。漚起漚滅。如彼秋雲。仁興仁沒。五部落云。流水何湯湯。吾生如是遊。雖有聖賢人。誰能少遲留。按此曲入人肝脾。直可當箴銘讀。憶李文貞公嘗言。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為性命。無怪其然。即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時。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人之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正。樣樣都動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幾本書。檢束身心。開廣智識。若移而之他。則放僻邪侈。不可言。

矣。古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士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於燕閒。使徒在九廟明堂之間。作韶護。謂天下即能移風易俗。恐無此事。莫若即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製為詞曲。去其聲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歌舞之。蓋感動人心。不妨從粗處做起也。又云。連日因燕藍總兵演戲。做到入情時。無人不感動。以此見得樂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種中。選其忠孝節義有事實者。改其義理不通處。每事四齣。此外誨淫導欲者。禁之。亦足以感人心而成風俗矣。

### 朝貢之國

凡四裔職貢之事。皆掌於主客司。其朝貢各有定期。朝鮮每年四貢。於歲杪合進琉球間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惟荷蘭及西洋諸國無定期。

朝鮮即高麗。明洪武中。李成桂自立為王。改國號曰朝鮮。我朝崇德二年。國王李倧舉國內附。始勅封為朝鮮國王。

琉球在明初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各為王。後山南山北為中山所併。我朝順治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質。繼到明季。勅印始。勅封為中山王。

越南即古交趾舊號安南我朝康熙五年安南世子黎維信繳到明季勅印始  
勅封為安南國王乾隆五十四年黎氏失國其國推阮光平為國長款關內附並請  
來朝遂勅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嘉慶七年阮光纘復失國農耐國長阮福映遣  
使齎表進貢並縛送閩廣洋面逸盜呈繳安南舊領勅印

上嘉其恭順詔改國號曰越南始勅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

南掌即老撾我朝雍正八年其國王素馬喇薩始遣使入貢乾隆六十年始勅  
封為南掌國王

暹羅古為羅斛暹二國後暹為羅斛所併遂為暹羅國我朝順治十年始遣使入  
貢康熙十二年始勅封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為暹羅  
國王乾隆三十一年為緬甸所破四十六年國人鄭昭復國報讐國王無後推鄭昭  
為國長遣使入貢五十一年始勅封鄭華為國王

蘇祿我朝雍正四年始遣使入貢五年始頒勅諭賜該國王

荷蘭又名紅毛番我朝順治十年始通職貢康熙三年助大兵克取廈門金門

頒勅諭褒獎

緬甸即阿瓦我 朝乾隆十五年始遣使入貢五十五年始 勅孟暹為阿瓦緬甸國王。

西洋諸國一為博爾都嘉利亞國我 朝康熙九年始遣使入貢一為意達里亞國雍正三年遣使入貢一為博爾都噶爾國雍正五年遣使入貢一為啖咭喇國乾隆五十八年遣使入貢各 頒諭賜該國王。

### 互市之國

凡四裔諸國不列朝貢者有准其通互市之例一為日本國即倭子在東海中 國初即與中國貿易一為港口國在西南海中雍正七年後通市一為東埔寨國即古真臘國介暹羅越南之間一為牯勝國本暹羅屬國旁有峽仔六崑大呢三國均於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一為柔佛國在西南海中亦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一為亞齊國即蘇門答刺國在西南海中一為呂宋國居南海中明時為佛郎機所併仍其國名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雍正五年後通市如故一為莽均達老國在東南海中雍正七年通市不絕一為噶喇巴國本瓜哇故土為荷蘭兼併仍其國名在南海中雍正五年後通市不絕一為千絲騰國在西北海中與英咭喇相近一為法

蘭西國。即明之佛郎機。在西南海中。併呂宋。後分其眾居之。其國人自明季入居香山之澳門。國朝仍之。每歲令輸地租錢。惟禁其入省會。一為喘國。一為噀國。皆在西北海中。雍正十年後通市。自千絲臘以下。諸國至中國。水程皆五萬餘里。至六萬里不等。

譯語

入貢諸國。惟朝鮮琉球越南。表章用漢文。蘇祿南掌暹羅等國。皆由各該省通事譯錄具題。四譯館中。存貯外夷各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暹羅緬甸百夷八百蘇祿南掌。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各分天文地理等門。惟西天國書不分門類。館內譯字生凡八人。以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為一館。曰西域館。設譯字生凡四人。暹羅緬甸蘇祿南掌百夷八百為一館。曰百夷館。設譯字生凡四人。

黃教

西番帕克巴為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為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噶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為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漢語稱僧為

上人達賴喇嘛為大宗。西藏謂之活佛。相傳即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往奉以歸。謂之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為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為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傳襲其號。以掌彼教。蓋蒙古最尊奉彼教。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行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轉生之呼必勒罕。率出於一族。竟與世襲無異。

高宗純皇帝洞鑒其私。製金奔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眾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絕。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達賴喇嘛居前藏曰布達拉。漢語為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尼居後藏曰札什倫布。漢語為須彌福壽之廟。今熱河所建二廟。即規仿西藏為之。規制崇侈。中土所未嘗有也。

喇嘛中。又有所謂紅教者。黃教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呼土克圖。皆以此見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



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今之祈晴雨亦有小驗。然其教不甚行。故今入內地之喇嘛皆黃教。其服色亦皆從黃。可一望而知也。

國家加禮於呼土克圖。亦緣西北諸部習尚如是。故因其俗以鎮撫之。然西藏路遠。各部不能遠來者。則各有呼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呼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為有福。歡喜無量。並不必呼土克圖也。即凡為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宮廬與居。宰羊馬奉餽。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如是。雖愚而可憫然。國家之加意優待。亦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眾咸挺而為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維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乾隆中有章嘉呼土克圖來京師。

上稱之為國師。居旃檀寺。每元旦入朝。坐黃轎車。所過爭以手帕鋪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為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

意趙甌北嘗及見章嘉顏狀殊醜。為行步需人扶掖。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公由敦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差。則其人亦未可輕量矣。

### 喀爾喀

喀爾喀部落在極北。其族有五部。國初歲時貢馬。不絕於道。貢使較他部獨多。順治八年八月。多至八百餘人。特其人桀驁。時闖入邊境。掠我巴林。屢經

諭旨嚴飭。令贖罪通好。十年。命安郡王岳樂為宣威將軍。駐防庫黑城。亦禦喀爾喀兵也。十二年七月。命安郡王同喀爾喀使臣。於宗人府約誓修睦。十七年。定例土謝圖汗車臣汗。每歲入貢一次。白馬八匹。白駝一隻。管固山汗貝勒。及為首台吉大臣喇嘛等。許至京師。餘皆停止。白馬八匹。白駝一隻。即所謂九白貢也。

### 俄羅斯

俄羅斯部落。在西北最遠。順治二十三年。兩有使至。俱以不知拜跪遣還。十七年。復至。表文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朝議應仍逐其使。

上寬貸之。命禮部諭以不遜之罪。其部眾每從邊外。渡黑龍江。侵我老察地方。老察

距甯古塔相近。我國貂皮等物多取給於此。順治間因其來寇。曾欲加兵。會廷議令朝鮮供芻糗。

上憐朝鮮國小。不能給大師之費。遂罷。康熙八年秋。復來寇。廷議乘江凍時。彼不能返。可襲擊之。旋以路遠勞民而止。九年四月。始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字體自下而上。因召來使譯以進。按趙甌北翼詹曝雜記中有一條。載俄羅斯事頗詳。然

有不盡可信者。其言云。西北各國惟俄羅斯最大。我朝平定準夷後。西北萬里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為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地也。中國之正北出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里雅蘇台。為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有一種人。號烏良海。有我朝之烏良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良海。此正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年。曾遣使來借遼東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為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羅斯地。則其西境又包眾回部矣。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惠軍西征時。聞西北有龔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即俄羅斯耶。抑別一國耶。今為我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

不直達宮廷。我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嘗另設中書二人。專習其書。以便文移。其印則圓如三寸盤。而油硃堆紙上。厚數寸。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主。號察罕汗。康熙中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托碩美鬚眉。為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已易男主云云。今按會典內載。康熙二十八年平定羅利。

命內大臣索額圖與俄羅斯國使臣費要多羅等定議。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羅那阿倫穆河相近。格爾畢齊河為界。循河而上。自興安嶺以至於海嶺以南為內地。嶺以北為俄羅斯地。一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以南為內地。河以北為俄羅斯地。又雍正五年。命郡王額駙策凌與俄羅斯使臣薩瓦等定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阿魯哈當蘇阿魯奇都勒齊克泰奇蘭等處。以相對之楚庫河為界。自此以西沿布爾古特山。以博木沙畢嶺為界。各立定界石。又載康熙三十二年定例。准俄羅斯國三年來京貿易一次。不得過二百人。令自備馬駝。到京時安置俄羅斯館。不支廩給。限八十日起程。禁物不准買賣。外一應貨物免其納稅。五十九年始准於庫倫互市。雍正五年始准於恰克圖互市。乾隆年間屢經禁絕通市。於三十三年。

四十五年。五十七年。三次皆因俄羅國遵守法制。籲請開市。始允准定約五條。一  
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窮。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  
和。罔再希冀開市。一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  
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一今  
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羣相和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是。又何至兩  
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相接。一恰  
克圖以西。十數千倫。爾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不法致有烏呼勒咱之事。今爾國宜  
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一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  
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會同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  
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皆照舊例。辦理。據  
俄羅斯使臣。一一悅服。遵依。出具甘結存案。蓋當時禁約。不過如是焉。有所謂十八  
條議於枕席之上者乎。又按俄羅斯之先。起右哈薩部西鄙。其人曰羅利。又曰藥殺  
當魏。太和時。羅利人有立國者。始名俄羅斯。其俗用天主教。欲殺佛。佛遇惡物。奇怪

輒以羅刹名之。羅刹地小，不能自強，自為俄羅斯。始漸熾盛，元末即自立為汗。二十  
二傳至額勒克舍靡汗，羅費持都莫斯科。是為察罕汗，最强大。有大斯科七。  
曰英斯克窪斯科。曰計由斯科。曰思瑪廉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  
連斯科。曰西畢爾斯科。曰喀山斯科。斯科者，若中國省治府城一斯科。所屬小斯科  
數十，栢興數十，栢興若縣治也。其地東西北三面臨海，廣三萬餘里，人物風氣頗與  
中國同。國初數與我爭邊境。康熙二十一年，始定策征之，收其人及火器，編其人  
為左領，隸鑲黃旗滿洲。二十五年，復與我爭雅克薩城，而額勒克舍靡汗羅費持旋  
死，無子。一女曰票多額勒克舍雅費持，素梟雄宮中，以兵為戲，武畧無有敵者。嗣父  
察罕汗位，是為察罕散丕特里普爾汗。亦曰叩肯汗。其國言男曰叩，女曰叩肯也。叩  
肯汗既嗣位，乃遣書中國議和。康熙五十二年，叩肯汗卒，亦立其女，自是其國皆傳  
女。雍正五年，復議互市於恰克圖。六年，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叩肯汗七傳為今汗。  
始以男汗治俄羅斯。近人說部，又謂其女汗有男侍，皆無稽之言也。

冊封琉球

禮部志稿載嘉靖三十八年，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往琉球冊封。至福建風

阻未行。會其國遣陪臣正議大夫蔡廷會以謝恩入貢。至因稱其世子命。以海中風濤叵測。倭夷不時出沒。恐使者有他虞。獲罪上國。請照正德中封占城國故事。遣人代進方物表文。而身自同梁炫等齋。曰詔冊不煩遣使。巡按御史樊獻律以聞。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來待之優異。每國王嗣立。必遣侍從之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遙受冊命。則是委君貺於草莽。其不可一也。廷會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昧小國事大之體。而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賊為梗。使臣至淮安。撫按官暫為留住館伴。俟事平。即遣貢闕下。占城國王為安南所侵。覓居他所。故令使者齋回勅命。乃一時權宜。且此失國之君。造無稽之辭。以欺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禮。彼所藉口者。特倭夷之警。風濤之險耳。不知宗實之輸納。夷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勅。然其主沙古卜落。猶懇請使為蠻夷光重。且廷會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遽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為至榮。謂遙拜為非禮。不敢受封。復上書請使。京城將誰任其咎哉。其不可五也。乞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聽其入貢方物。其謝恩表文。候世

子受封之後。然後遣使上進。庶中國大體以全。而四夷觀望可肅。上從部議。按此議詞。嚴義正當。編入藝文。以為楷式。惜無由考其主稿姓名也。

志稿又載永樂二年。琉球進闕者數人。上曰。彼亦人子。無罪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請。帝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按成祖之言。不愧英明之主。禮臣委蛇其說。亦誠何心。若我朝則斷無此事矣。



南省公餘錄卷七

清 福州梁章鉅撰

修書列名

禮部志稿一書。成於泰昌中。卷端列纂修姓氏若干人。云儀王司郎中周應期。員外郎盧洪瑋。鄧良知。主事莫儼。舉孔榮宗。劉應賓。張時暘。張翼明。祠祭司郎中周以謙。員外郎周鏞。主事張天麟。邱履泰。李允華。陳耀南。居益。荆養喬。主客司郎中虞德隆。員外郎鄭國昌。主事畢自肅。張宏傑。丁魁楚。李之茂。韓琳。李長德。李其紀。孫際可。精膳司郎中蕭應坤。董暹。員外郎張國柱。王象晉。主事張文運。王曰善。李曰華。李芬。何應奎。沈景初。司務周迪。顧民岩。又有批委纂修二人。為尚寶司少卿前儀制司郎中須之彥。前儀司員外郎張元房。然全書輯錄實出松江府生員俞汝楫一人。係由松江府知府莊毓慶揭薦。詳見卷端所載禮部公移一道。按前代修書尚不以官階為等差。永樂中重修高廟實錄。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等為總裁。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學士以下。僅為纂修官。今署中辦理官書。必以正郎為提調。或總纂。外郎及主事為纂修。其額外司員。則僅充校對。又安有外來新進。得以與聞其事者乎。

投刺稱謂

春曹儀式所載投刺稱謂之文至詳且悉皆曲臺舊章當日王漁洋先生請練典章斟酌體制不卑不亢所宜共遵今為備錄於左庶幾有講明而修行之者一投刺內

院大學士及吏部都察院正堂俱用官銜晚學生晚學生作禮部某清專司某官各部

正堂及吏部左右堂用官銜晚生惟性轉考滿用官銜其餘不用各部左右堂坐院副僉都用晚生

即舊堂及別衙門帶吏部本部銜者亦不用官銜以上侍坐兩院學士宗人府丞通大堂用晚侍生僉坐太

常光祿太僕卿府尹侍讀學士祭酒及四品大小京堂用侍生對坐總督巡撫帶部

銜者用晚生巡撫副僉都者用晚侍生本省總督巡撫用治晚生本省巡按及二司

用治生本衙門往來拜帖俱稱侍弟不稱賓新舊同寮亦然一稱謂內院大學士吏

部都察院正堂稱官銜各部正堂吏部左右堂稱晚生同寮稱老長官稱長官稱號

稱凡不稱老先生及翁老之類尋常往來用單帖相見俱行南禮惟聯名帖序官

本署經費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聖門官箴也但從仕固非為貧而養廉必先以儉況京秩清貧禮曹尤甚倘非量入為出難免不節之嗟矣按各部堂官加給雙俸事在雍正

三年而禮部獨不與焉。至乾隆元年六月始奉

特旨。禮部堂官著照五部堂官例。給與雙俸。此後大小實缺京員皆支雙俸以應得者為正俸。添給者為恩俸。皆由禮部而推之也。至本部別有養廉處。每歲支戶部銀五千兩。除本部一切公用支銷外。餘俱按季放給各官養廉。又有地租處。雍正年間給為添補養廉之用。其地畝坐落郭公莊豐臺廠沿西堡。天竺廠北泉廠凡五處。現存地畝二百五十頃四十九畝。有奇。實徵地租制錢二千九百九十九千五百有零。徵收之錢隨時付養廉處。以給公私支用。兩處經理之員由堂官酌委一人。養廉處一年更換。地租處二年更換。此多係滿洲司員差使。近年亦間委漢員。則必其能事而出眾者。新進散員不能得其源委。即如余之十載浮沉者。亦尚不敢過問。然此皆他部所無。朝廷優待冷曹之盛心。則不可不知感而知奮也。

前明主客司二賢

禮部志稿云。曾魯字得之。新淦人。以與修元史及禮書成。擢祠祭司主事。時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薨。高麗遣人來祭。曾索其文觀之。外襲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魯責之曰。龍帕或是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使者愧懼謝過。

即易去之。又安南貢使來。主客曹受其表。將入見。曾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燧。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能諱。蓋日燧為叔明逼死而代其位。中心懷懼。故托貢以覘朝廷意。上怒曰。島夷乃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若曾者可謂有體有用。華國之才矣。又何喬遠闕書記。前明吾鄉先輩林君儀先生遺事。福建續通志所載畧同。而禮部志稿或缺焉。按闕書云。林應標字君儀。莆田人。嘉靖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會夷人進玉。郎中陳九川驗入。旋失之事。覺詔赴獄。郎中浸詆云。是日為林主事直署期。司隸詰之。再應標佯不省。坐誣服杖繫。人問之。曰。幸得為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辨。是市交也。奈夷人笑何。久之。進王者復至。司隸出二人。令譯者通其意。夷人熟視應標。數搖首。見九川撫掌額之。誣始白。於是朝士咸稱應標長者。後歷官至江西布政。以忤嚴嵩意。趣裝歸。盛德遺徽足以廉頑起懦。後進者尚知所欽式哉。

苗陳二公

禮部志稿云。苗淳然字實齋。山西曲周人。在禮部值神宗建儲未定。舉朝爭之。而朝鮮適有廢長立次之請。淳然慮惑朝聽。焚其表。不以聞。宗伯惶懼。上問。具以實對。上

領之即以主事遷陝西叅政終為名吏。又云陳鍾盛江西臨川人以儀制司主事教習駙馬舊制公主已降府駙馬尚於門外日行叩頭禮三年始就婚鍾盛抗疏言非會典儀注化源所繫亟宜釐正有旨如所奏。

郎曹榮遇

濟寧州志云張如緒字紹先濟寧人康熙庚戌科進士為主客郎中以父世思百歲告養蒙

召見并

賜家居得具摺附聞世思起居時人以為榮此昭代春曹故實人罕有知之者矣

丁鈞園先生

本署前輩丁鈞園先生初官法曹時方

冊立東宮無諳典禮者特調入東省因兼辦主客司有外夷貢使至譯館廉知丁為

主客持紫貂玉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今世說備紀其事冷曹佳話百餘年無能繼

起者雲箋齋詩話云鈞園官祠部與祥符張觀察文光汴州趙比部賓萊陽宋觀察

琬宣城施侍讀閨章餘杭嚴侍郎沆仁和陳布衣祚明唱和號燕臺七子有合刻行

世按杭郡詩輯丁澎與吳百朋陸圻柴紹炳陳廷會孫治張丹沈謙毛先舒虞黃吳稱西冷十子有十子詩選又按本事詩小序嚴顛亭云葑園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摭以書衫袖婺州吳賜如器之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為一時傾倒如此足與漁洋山人先後輝映矣

林石來先生

麟焄

石來先生吾閩莆田人受業於王漁洋先生由中書晉禮部一時推為風雅宗主王漁洋居易錄有一條云門人莆陽林石來以禮部儀制司郎中督貴州學政嘗以去年在閩中得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墨蹟一卷蓋公謫龍場驛時所書索余作跋其首章云投荒萬里入炎洲卻喜官閒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塞藍輿每獨遊擬把犁鉏從許子漫將絃誦比言遊若為之兆者余初入部林暢園師由福州寄書云得吾友入禮部信甚慰甚慕是日適與郭韶溪和吾鄉林石來先生宮人斜詩在莆田縣南山月峯右為宋宮嬪隨帝航海沒於此石來為貴鄉前輩有詩名原詩有崖海不填精衛恨春心長托杜鵑魂一聯甚雋漁洋先生以為置之唐人鼓吹集當無以辨僕猶惜其不從君臣大義說起終是意薄因和句有鸞輅難回

滄海駕蛾眉敢為首邱謀。又云。分無魚腹同君墓。情有鵑心望帝歸。青出於藍未知能青於藍否。吾友才力實過前修。望為賜和。寄示以當晤談。亦禮部一詩話也。時余趨公伊始。本未暇屬思。且珠玉在前。更難落筆。每憶師言。有餘愧云。

曹升六先生 貞吉

漁洋詩話云。安邱曹禮部升六。與中丞錫餘兄弟齊名。禮部在京師。和余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又居易錄云。丙辰丁巳間。商邱宋榮牧仲。邵陽王又旦。幼華。安邱曹貞吉。升六。曲阜顏光敏。修來。黃岡葉封。并叔。德州田雯。子綸。謝重輝。千仞。晉江。丁煒。雁水。及門人。江陰曹禾。頌嘉。江都汪懋麟。季角。皆來談藝。予為定十子詩刻之云云。十人中。曹與顏皆禮署前輩。騷壇之盛。想見當年。百十年來。無有繼起者矣。

鍾勵暇先生 晚

勵暇先生少與方望溪先生相友善。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修。先生主周官書。成薦補國子監助教。遷禮部主客司主事。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經學。

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寧陳文簡公到門索見。

先生疑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察舉。屢苦辭。不久即致仕。嘗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為祭禮纂三卷。又有春秋比事。春秋義疏若干卷。皆未刊行。詳見王芑孫所撰行狀中。

任幼植先生

大椿

幼植先生江南興化人。乾隆己丑科。以二甲一名進士入部。由主事。奏充四庫全書纂修官。於禮經同異。裒輯為多。是時奉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鈎剔醇駁。簡要賅洽。出君筆者十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以郎中改御史。未蒞任遽卒。先生在禮部幾二十年。公退惟鍵戶讀書。不肯詣權貴。嘗謂人曰。今考據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吾所不屑也。所著有吳越備史註二十卷。小學鈎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無子。同署施鐵如。朝幹宗丞表其墓。

王春甫先生

懿修

嘉慶癸酉四月。鐵冶亭先生以少宰攝大宗伯。時漢大宗伯為青陽王春甫先生。左右少宗伯則英煦齋胡西庚。秀楚魁汪瑟菴。四先生也。冶亭先生為春甫先生壬辰會試門下士。而煦齋諸先生又為冶亭先生己酉癸丑戊午春秋典試所得士。春甫



先生嘗曰。近來師弟同官。或後先接武而不必同時。或僅得一二人而不能一官之長。皆屬師弟。要未有一堂三葉若斯之盛者。時先生以奏事入見。承聖王垂詢。歷數淵源。許為藝林勝事。實千載希逢之異數。治亭先生曾記其事。勒石於廳事之南。照齋先生復製為楹帖云。典禮奉寅清。紛署重來。媿說箕裘延世業。曾為大宗伯公德文莊同堂聚師弟。薪傳遞行。始知桃李屬春官。一時僚案。侈為美談。踰年為春甫先生八十壽辰。春曹同官製屏公祝。屬余為儷體之文。中有云。官分兩座。座中以座主為尊。賓列四門。門下之門生。登至亦紀實也。

汪銳齋員外德載

安徽汪銳齋先生。官禮部。日聞書吏言。乾隆年間。司員見堂官皆長揖。後乃易為半跪。時吾師紀文達公為尚書。汪會試座主也。汪上書曰。竊聞劉冢宰長吏部。見屬官復長揖而喜之。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植氣節。而氣節之能植。由豫識有廉恥。廉恥者何。謂不苟苴饋餉。以營利達。不脅肩諂笑。以羞妻妾而已。聞吏禮二部之不長揖。與前後輩之不守舊規也。不過數十年。一則啟競之風。一則長驕傲之習。竊以昔人制禮。每析之於毫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且夫立殿陛數十年。而尺寸

不踰者。託孤之大臣也。立於朝而淮南寢謀者。大將軍之揖客也。即如一臺參也。而韓文公與李中丞爭之一座位也。而顏魯公與郭僕射爭之。彼豈好為是嘵嘵哉。亦謂禮制之不可踰焉耳。大抵屬吏之於長貳。苟非喪心病狂。誰敢倨傲不恭。故不患其不能屈。患其屈而習為脂韋。流為苟賤。此則士君子之所隱憂也。古士大夫雖貴賤不敵。而相見以所敬為拜之先後。國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猶答拜。今不敢妄希上官之答禮。但遵舊制。何不可行耶。文達公讀而善之。即復改長揖。此亦春曹之砥柱也。又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證之。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同官莫適為主。汪獨議駁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後乃出左邱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為證。林寶唐博聞士。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乃反引風俗通為證。誤矣。廣韻姓纂於邱左二氏迴別。姓纂以倚相邱明別族。今譜乃以倚相為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喬孫邱堂。左氏精舍志。鄙陋紕繆。偽託顯然。何可信也。夫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事遂寢。

李雪巖主事 芳梅

如臯李雪巖由乾隆己酉拔貢入儀部。天澤堂中同人資格無有深於雪巖者。精於行楷書。一時名冠都下。余初到部。一見如舊契。遂相與為忘年交。憶余以嘉慶乙丑四月下旬到署。五月初旬即派充方澤大典監禮同監禮者。即雪巖。謹按壇

廟大典例派科道官四人。本部司官四人。監禮分立於百寮拜位之前。此余初入部第一次差使。茫無頭緒。兼以地壇在北門外。距余寓幾二十里。地面儀注無一不

生疎。實惴惴以隕越為慮。乃請教於署中前輩。時雪巖寓城中。稍近北門。即先一日邀余宿其寓。甫四鼓同車而出。時法駕鹵簿已近。從清塵警蹕中。屏息前驅。僅先

刻餘趕到。而同監禮之科道早已到齊。余與雪巖遙遙對立。幸得竣事無誤。遂還車復飯於雪巖寓中。雪巖約余同作詩恭紀之。余於次日即得稿云。大羅小謫憶鑪香。

蘭省齋居也勝常。竟許北郊襄典禮。何殊東觀領文章。雙瞻位肅鴉行首。拱立榮聯多繡光。終事平臨天尺五。歸鞍猶傍日華黃。雪巖得稿乃拍案大叫曰。此詩僅

五十六字。而情景並到。聲律俱足。唐人早朝請作。何以加此。豈余所能繼聲。只有閣筆而已。雪巖之虛懷如是。余益愧其言也。按余與雪巖相熟。僅五月餘日。余以乙

丑冬乞假歸里。雪巖亦於次年歸去。各守里闈。不通音問者九年。迨甲戌秋。余還部。雪巖亦因其子拔貢。應廷試。携之至京。遂得重晤。乃不久而雪巖又復告歸。並未入署銷假也。時余有無心出岫畫冊。索雪巖題句。雪巖因作詩扇見貽。即以識別。其詞云。蘭省論交十載前。絲綸在手讓君先。秋風鱸美情俱戀。合浦珠還影再圓。重話三生頻翦燭。相思千里又歸鞭。無心莫說雲空密。佇看為霖遍九天。一經堂構愧傳家。鄴架貽謀望豈奢。蓬合計惟安樸拙。錦窠羨煞占清華。官當獨誦才誰匹。樹許聞聲夜正賒。應記倦飛林下鳥。長憶芳訊達天涯。跋云。苴鄰五兄。由詞館改授儀部。猥蒙不棄。以同寅訂金石交。乙丑丙寅。相繼乞假歸里。忽忽十稔矣。今苴鄰詣闕補官。予適携子赴都。應廷試。知已重逢。備徵款洽。以無心出岫畫冊。索余題詩。自顧才疎。難希稱職。以視苴鄰之雲龍合契。奚翅霄壤。勉成二律。兼為留別。不勝聚散之感。云。自是余與雪巖遂不復相見矣。而詩扇猶完好在篋。每一展視。何但如落月照屋梁也。

龔閣齋觀察

麗正

龔閣齋觀察為純伯觀察敬身之子。父子相繼入禮部。而閣齋德性溫和恬靜。為官

場中所僅見直軍機尤以慎密為樞長所倚任軍機章京除繕寫諭旨外其在京交片外省知會及登記檔簿一切筆墨皆不用楷書而閤齋則一以精楷行之絕不作一行草字其於人世奧援之功趨險之雅奔競之巧舉不足以入其懷時都中有小官大做熱官冷做俗官雅做閒官忙做男官女做之目熱官冷做即指閤齋也小官大做指德州盧南石師謂其氣宇軒昂議論宏暢時為儀曹郎雜之各部院長貳中幾無以辨也俗官雅做指楊容裳方燦時由外縣加捐入戶部以簿書錢穀之官而獨與日下名流縱談風雅唱和無虛晷也閒官忙做指周采川方伯錫章謂其專以期會應酬為職志其勤敏冠於同人也男官女做指蔡浣霞鑾揚謂其好作女郎詩而有顧影自憐之態也時論所稱五人而禮部居其四雖毀譽各半亦可見一時人才之盛矣

羅靜貯太守

志謙

羅靜貯以進士教習期滿引見用主事到部時唐受堂

業謙

亦以庶常改部皆胡

南人每兩人並坐同人戲呼為謙謙君子而各思所以屬對者一日同在天澤堂中判牘稿時大宗伯為穆克登額公少宗伯為穆鶴舫文遠臬王階平諸先生靜貯乃

大笑告余曰。謙謙君子有對矣。蓋稿中列堂銜。適平寫穆穆文王四字也。同人皆以  
為巧對。亦署中一故實也。

劉申甫主事 逢祿

申甫為武進劉文定公之孫。甲戌會試出孔荃溪房。由庶常改主事。師弟同時入儀  
曹。公餘閒以談藝甚相得。惟申甫古心樸學。不能諧俗。同輩多揶揄之。獨好與余講  
求禮學。頗相引重。時方議庶孫為生祖母服制。同人多混於承重二字。議服斬衰三  
年。余以為太過。應從會典。齊衰不杖期之制。申甫以余說為長。按此制。惟見宋開寶  
禮。而明集禮。明會典皆無之。今會典始復其制。時同人已議行斬衰矣。申甫獨發憤  
著為說。凡數百言。同余上之。長貳始行改正。今通禮載齊衰不杖期條下。庶孫為生  
祖母。註云。若父先卒。無與父同母之伯叔者。為生祖母。持服同。並令輟考解任。從申  
甫所爭也。又會典服制。斬衰條下。載子為養母。時同官分修通禮。余昌言曰。此書  
養母首當改正也。同人皆難之。惟申甫曰。子既有所見。何不條列其說。請長貳公定  
之乎。余曰。此非會典之叔文。蓋沿前明孝慈錄之舊。而孝慈錄又襲宋開寶禮之語  
而訛焉者也。古禮有乳母。無養母。開寶禮中始有其名。釋之云。謂養同宗。及三歲以

下遺棄之子。定為服齊衰三年。孝慈錄復行之云。謂自幼過房與人者。改為斬衰。夫過房與人。即是為人後矣。服制中固有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斬衰之條矣。何又云為養母斬衰乎。且既曰過房與人。則有父有母。何得舉母而遺父乎。且開寶禮先云。謂養同宗後云。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明夫遺棄者之非同宗也。而乃以三年斬衰之重服施之異姓之家。於心安乎。於理得乎。或疑三月以下遺棄之嬰。若非有人撫育之。勢必委諸溝壑。此養母之恩。誼與世之乳母懸殊。則報之等於所生。似不為過。不知人子之於父母。非僅感其撫育之恩也。屬毛離裡之愛。不可以恒情並論。故詩人罔極之感。比之昊天。豈養母所可匹哉。申甫曰。君言誠是。服斬衰誠過。然畢竟應從何服。何不並酌其中。以待質於長貳乎。余曰。記得魏書馮熙傳。熙父朗坐事誅。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羗中。撫育年十二。魏母將還長安。得累拜內都大官。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雖奪。聽服齊衰期。此事似可據依。且今制。乳母服止總麻三月。而養母加至齊衰期。亦可謂厚矣乎。於是同人皆稱善。大宗伯汪慈菴先生亦極以為然。始將養母改為服齊衰期。惟添注云。應考出仕者。並令

輟考解任而已。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某兄弟異居。伯有子一人。仲無子而沒。伯為子娶婦。有孫三人。仲之妻亦為伯子娶其姪為婦。婦仍無子。欲以伯之孫幼者一人為嗣。請於官立案。欲以此幼孫為仲妻服。祖母承重服三年。又為婦服。母服三年。而降其父母之服。乃以財與之。否則另擇疏族為服官。以仲之婦某係由表聯姻。本不可以妾媵之禮待之。欲許如繼母服。而降其本生母。咨請部示。余一見即駭然曰。是啟人家二嫡之漸也。同人皆以為迂。欲援慈母如母之律示之。余竊以為不然。惟申甫同余說。余囑申甫昌言以駁之。申甫駁云。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為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為子。於是鞠育教誨。恩義兼深。故慈母如母。是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嫡母親生無恙。未嘗受仲婦之撫養。不得以妾子之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內嫻不可為妾乎。仲之妻欲自為嗣。續計正當為伯子納妾。不得為伯子娶妻。娶妻是二嫡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非僅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異居同財。有餘則歸之宗子。仲既無嗣。仲之妻當以其財歸於伯。伯使子主其生事。塋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為伯子所別娶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乎。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而共一子者。若皆為



娶婦而孫又止一人則三年之喪不將終身無已乎。時同人有獻疑者曰繼母慈母固不可為比。若仲之妻若婦死是子以祖母之服若叔母之服服之何如。於是申甫又駁之云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於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也。議上長官題之案遂定。

南省公餘錄卷七終

南省公餘錄卷八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題名

京師憫忠寺。有金大定中禮部令史題名記云。初大定乙酉歲既刻題名。為諸郡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為未足。至崔君穎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及出職歲月。所以示君子仕進之難持。已既廉從事既勤。而又積日累久。無簿書文墨之失。然後可以有立。非徒記姓名銜階秩而已也。戊戌秋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懷英記碑後數行。備書官階姓名。其第一人為武畧將軍崔穎士。大定八年五月到部。以下仿此者凡數十人。字畫模糊。不甚可辨。按關中金石記云。華嶽廟有尚書主客員外郎題名殘字。係開成元年八月刻。又西安府學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等官題名。係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所立。是皆禮部題名之先聲。余於嘉慶戊寅。始編春曹題名。初就漢員科分銓次。繼及滿員。又繼及滿漢長貳。再踰年而稿乃成。尚望同志者。更加採訪蒐輯。匡余不逮。庶幾可付梓人也。

前明禮部長貳及四司暨司務。各有題名碑。入 本朝百餘年來。無有續立者。余入

署即訪求遺跡。惟長貳碑尚巋然。儀司碑已委卧牆陰。日為上磔所侵蝕。間有議及扶樹者。輒惑於形容。言相顧不敢舉。為慨息而已。嗣因兼辦膳司。復於廢垣鼓莽中。獲一石。亦相傳為題名碑。而蝕剝特甚。其無由拂拭而移立之。猶之儀司也。而祠司客司及司務各碑。竟無可考。數年前過杭州。曾從文瀾閣借觀禮部志稿。則各碑記文悉載其中。撰文姓氏及立石歲月。釐然具備。亟為鈔藏。篋行。比歲有編輯春曹題名之舉。乃出以示同人。咸歎古人用心深至。遠勝今人。而余之好事。亦未始無所得也。因各為重鈔。而編次之。志稿本校對多訛。石刻又不可考。其僅存者。復多漫漶殘缺。有艱於句讀者。今悉仍其舊文錄之。不敢臆為增刪。以俟後來考定焉。

前明禮部長貳題名記

禮部自明興。迄於宏正之際。故未有題名石。嘉靖癸巳。夏文愍公言。為尚書。始哀其先之嘗官禮部者。石而存之。以彰往昭來。而揭忠靖。夏公元吉。弁冕之偉矣。然按忠靖公。故戶部尚書也。其扈行在吏禮兵三曹。暨御史臺。又嘗兼總九卿事。在永樂八年以前。第攝也。方是時。朝廷大政。自留都出。逮十八年。文皇帝定鼎北京。然後六職。繇之肇正。忠靖公姑亡論攝不攝。即非攝也。於法亦不得書。乃其他諸所臚列。亦多

訛闕。豈創置之初。逖紹前光。傳聞異詞。固不能一一周而晰之也。乃今去之又五十餘年。而石之款既矣。即在事者。書亦不屬。而後來駸駸益多。將遂漫然沒其名乎。是則維組者之罪也。謨用是惴惴。間睇文愍公之遺圖。撤其石而增廓之。會頃年上數舉鴻典。日不暇給。遂巡復二年。始謀之儀曹郎施子策。郎以力詘告無已。乃命工鑿其故勒。而稍縮其款。令露隙可書。而左侍周公子義為盡紬蘭臺掌故之藏。更互考訂。相與正其訛。補其闕。差次其世第。斷自永樂定鼎之年為始。凡以他官管攝者。不書。系銜而不系於職事者。不書。卿得專書。卿亞自他官徙者。與左右自相轉徙者。悉彙而合為之書。其世遠而字籍湮不可核者。第以其官傳。用闕文書。書已將鐫。諸石而左侍高公啟愚。以國子祭酒遷至落馬。遂訖事。於是夫名之于人。至眇末也。其初第不過人自為之識爾。惡覩所謂短長哉。顧名之所至。實則賓之。據實以賓名。則瑕瑜之迹所由來。而千百世之指目。於是乎在。吁。不其嚴乎。記曰。禮器是故大備。器之云者。謂用以釋回增美。而治其身也。乃身之為用。宜莫先於名。君子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咸由名出也。名而石之。持以鏡世。器孰重焉。是之或委。將無器而可備也。又安所願藉以治政安君哉。是固謨之所以亟是也。今幸備器矣。名且

登之矣。聞之遺會系所陳列。若一時適然。乃祗式度。懋猷訓。故共明神。俾因于於悔。怒則有無疆之聞。唯茲石自貴。弗必于為。而荒德佚豫。隆厥緒。隕厥聞。以詒宗伯氏。羞則亦有無疆之垢。亦惟茲石是緇。鏡世之器。固炯不可磨也。而疇與墮之乎。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之謂也。譽之不終。而今後之人。復藉攝以為重焉。恥矣。資政大夫禮部尚書侍經筵官吳郡徐學謨叔明父謹撰。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六月既望立石。

前明儀制清吏司題名記

儀制為禮部首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辨其名數者也。夫自朝廷以至閭閻。達乎蠻貊。名以分殊。事與時異。儀節有經。物采有章。辨今有式。書文有體。宗子爵封。子奪隆殺之度。學校貢舉。程藝論才之紀。以至優老恤災之恩。旌善達隱之規。官方民偽之察。腐身熏子之禁。所以明等威。別嫌疑。遂良禁姦。悅邇柔遠。篤親養賢。其所係至重。所務至繁也。故必明達端潔。精敏恭慎之士。循儀式。修章程。執典要。以不失乎其守。而後能善於厥官。然猶未也。儀章以定志。而淑俗。宗法以樹屏。而固本。學以育才。才以幹國。禮之實也。實之弗至。則雖文備法行。君

子有餘慮焉嘗昧昧而思之。慶文者苟且歟承式而頒之者偷祿歟議法濶畧創始而未覩其終沿故而未究其變歟若此者蓋亦有之然非獨此其咎也教弛道微學不率德故檢制周而仁義漸摩之意薄積習風成莫知所救然則雖有明達之才出之以端潔行之以精慎儀式章程執而不失猶未必盡慊於志矧疎怠曲徇私室賄成則又何賴焉頃予佐部時官儀制者張仲玉子瑄唐景文穆章懋實煥鄭元侍廷鵠未幾章調稽勳鄭改給事中唐以憂去繼之者王道原惟中尤汝田瑛劉原靜斯潔數子皆海內俊茂其資性明達各有所至其于端潔精慎則曰孜孜焉已故事凡有奏議尚書謀之侍郎以授於郎中郎中受而資於其寮乃屬草以待修潤子每讀之輒嘆其揆義酌情正名辨物能發予之所欲言至於所謂有餘慮者未嘗不相與內歎於心曰思其救之之術而未能也君子之於天下審己度勢未易直遂則畜其志以有待惟所得自盡者無問巨細罔敢不至焉斯亦可矣司自永樂以來郎中員外郎主事各若干人仲玉始集其氏名邑里歷任年歲區別其官次第而刻之石其間致位通顯為時名臣必所謂明達端潔精敏恭慎可以為後人法鑑者也來請予記予惟仲玉於職所得盡雖細弗遺此足徵之矣為紀事始且以見百司庶務舊所

未備者皆有待乎後之人。非獨題名然也。嘉靖二十八年歲己酉九月朔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會典副總裁泰和南野歐陽德書郎中張子瑫員外郎王惟中主事尤瑛劉斯潔立石。

萬曆庚子冬王君惟憲長儀署而題名之碑適滿辛丑十月冊立冊封徽號禮成十一月皇太子冠禮成明年二月婚禮成諸大夫乃舉酌相慶也命工礱石將新之會惟憲擢勳卿去夏段君徽代之秋獻臣復代之既受事乃重訂其姓字履歷無令掛漏是署額員四自嘉靖六年而教習尚主者主事一人隸馬嗣是時建無定員訖今上三十年而添註者二人則田君億伯概王君道林潘君去聞是矣王以需次潘以行取蓋一時之盛然亦漢廷所謂積薪矣萬曆三十年壬寅孟冬望日郎中蔡獻臣員外郎劉憲寵王編主事彭遵古張嗣誠田大年潘士達重立石

前明祠祭清吏司題名記

維大宗伯之屬有四其一為祠祭按周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宗伯即其職也今制建郎中員外各一人主事二人蓋仿古而更定之然其所事事跡古罔或異是故自祠祀享祭天文漏刻以下至卜筮醫藥道佛等靡不經理而尤莫重于祭凡省牲



賦滌奉盥戒具辨物修儀卜曰類頌於有司以謹百事者則員外王事分其任郎中  
董其成必有肅敬之心而後無所於慢必有堅強之力而後無所於惰故曰國之大  
事而盡祭義□□勿與也仰惟我皇上御極尊事天地孝事宗廟釐正祀典務□□  
中歲時祈報心切乎民宣傳之命時下於部具奏牘以祇承德意至篝燈聽漏而猶  
不敢息是以帝鑒乎歆靈澤響答二儀順軌百嘉變遂雖沴氣萌旋銷匪異識者謂  
享祀精虔之應諒哉則夫官斯者在昔諸君固皆哀然之選而當其難者無如今日  
慶時之遇亦或前此所鮮也寬自膳部郎遷任至愚極陋恒兢兢然惟弗堪是懼賴  
同寅施子善徵徐子文成錢子懋孝張子仲玉相砥切以翼其不逮始獲少免於慢  
且惰之患垂及二年齋居之暇見儀門垣陰橫亘一石□漬磔壅刮拂而眎之有祠  
祭司題名記六字而虛其下方乃嘆曰嗟乎事當夫義成之須果至寶棄道側過者  
爭拾之利其有也茲所謂題名者匪石也榮名為寶顧可瓦礫之乎意前之人所欲  
為未竟或以最速遷予獨得久任固無可諉乃謀於錢子張子二子曰予志也其遂  
成之爰募工礱斲而立於署廳之左稽籍閱名得其可知者百餘人勒之其姓存名  
闕者仍紀以俟既成復相與觀而嘆曰諸君之聚散久近若適然爾然出處大節一

覽而在某也砥行立名樹勲建績有輝昭代而流聞百世可以則也某也若有遺行  
匪其則也可以戒也嗚呼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斯非涖官者之箴也哉或曰同類相  
求同明相照君子□□瓦合有能為可名而不能使人之必名者子曷擇焉曰幽谷  
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南威之容善毀者不能易其好故是非易真者蔽於時也久  
斯定矣矧茲明聖之朝大公無諱孰為可戒其誰不知之而敢私耶傳不云乎此物  
此志夫碑所以志也志則傳故斯舉也匪繫自鏡抑俾諸君之名不至於湮微而嗣  
者有攷也又何擇焉或者唯唯而退乃敬質於太宗伯陽峯張公毅齋孫公報曰可  
因書以為記嘉靖癸卯歲冬十二月吉旦賜進士第奉議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  
中易寬撰萬曆丁丑歲春三月吉旦郎中鄒學柱主事祝教重立石

前明主客清吏司題名記

自龍鳥紀瑞□星麗躔尚書六屬近古者周職方外惟漢主客□廢典任吏少府遣  
四人主發殿中書稱尚書郎有令僕射丞下吏□右曹無職事為加官漢武使左右  
曹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密者始領之及遊宴用闈遂罷此官成帝始置尚書五僕  
射一常侍二千石民客曹四而客曹主治外國夷狄後二千石分三公光武分南北

主客稱六曹則未有禮部先有主客矣魏五曹客位三而二十五子曹仍有南北主客晉六曹客位二而以二十三郎統三十五曹分左右南北主客而四東晉五□□有祠部無客而左僕射領殿中主客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客曹下列子曹中康穆朝三十四曹僅有十八猶有主客後與起水二曹同省宋高復增元嘉後省而祠部尚書通職右僕射不並置右攝祠或祠攝右則客祠皆屬左右僕不屬部而客居左矣後魏太和吏部管南北主客祠部管左右主客北齊河清改左主客為主爵南主客為主客掌諸蕃雜客事隋始以儀曹屬殿中主客屬祠部後改司藩咸亨復舊而宋始有禮部也唐用六典始以禮部統禮祠膳部主客龍朔又改司藩咸亨復舊而宋始以膳次主客元祐以主客兼膳紹聖主客膳部互置迨金元而有禮部無主客矣秦郎中令屬有五客左右中郎將三署署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郎中秩比三百石不屬尚書漢武更名光祿勳而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外郎滿六歲爵二級則今員外郎也光武分六曹命置尚書郎三十四人秩四百石每郎缺從三署選五郎詣尚書臺試牋奏初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因署號而客曹郎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次為令秩滿自占縣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租錢乃若起

草明光更直建禮畫枕夕揖握蘭含雞。餈糜一丸赤管雙筆青縑白綾之被帷帳甌  
褥之給食物湯餅之供執香護衣之選禁斷行人則中丞侍御避車執版拜集都堂  
則口僕尚書交禮解交五熟果食五日美食下天子一等則諸曹口口矣魏晉宋齊  
後魏北齊惟置郎中梁陳兩置隋開皇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六年始置員外郎  
蓋魏末常侍晉初侍郎皆有員外散騎而尚書省則自隋始而漢復有光祿勳主事  
察諸郎茂才高第為之秩四百石後魏量曹置主事郎從六品上隋置主事令史煬  
帝於主事去令史名每十令史置一主事時用士人子曹侍郎但曰郎二郎省一而  
陞侍郎於六曹各置一人貳尚書唐則主客郎中一五品員外郎一六品主事二用  
流外入流九品俱從上龍朔改客郎為司藩大夫咸亨復舊宋郎中員外郎因之而  
主事為吏額分案四置吏七然晉省八座令僕均統六曹復有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據子部上以遡秦左右曹之意更華要我太祖罷中書省六部為二品分寄丞相權  
而裁左右司釐子部為清吏司主客屬禮次仍宋郎中員外各一為正從五品主事  
二正六品用清流分科三曰四夷曰外國曰賞賜置吏十三一都二令十典外夷職  
也賞賜何居迎氣東郊還賞公朝布德施仁慶賜遂行春官令也而元成宗元貞間

增禮部尚書一員。領會同館事。今註選一主事提督南北二館。則漢南北主客意也。鴻臚寺司賓署主簿。序班皆館中。十三館通事考核差遣。屬本司。則漢典客并鴻臚意也。部堂多出自翰林入直殿閣。則宋唐右僕祠書通職意也。故禮部稱清曹。則自晉宋來。選擅高妙。望極澄澹。而唐制日以六品以上清官兩人侍制衙內。則郎中員外郎咸與焉。御史由監察而侍御而殿中侍。以至中丞。或以補闕。改拾遺。必薦最始得員外郎。郎中。猶或檢校不真。柳子厚以監察御史為禮部員外。遂嫌驟顯而膏腴甲族。猶不樂事搏擊。巷指為衣橋承。拘項由來久矣。祖制御史滿九年。主事刑部法亦如是。而邇來部屬改臺省及副郎。猶矜炎夸。世使然哉。客司舊碑題名。歲久不勝收起。宏治前八年。名號無考。因博詢前副郎沈伯甫。僅得呂公憲如。吳伯宗。以開科第一人擢部員外。淹雅若宋文憲。濂靖難若齊本兵。泰理學若蔡祭酒。清皆部主政。緣無分司。不便披拾。因思漢薛歐。劉揭。馮敬為典客。金敞弟岑。為使主客。唐口中丞。巡白左僕射文公居易。皆主客郎中。董大傅恭惠公晉。裴相贇。宋陳文惠三子。學古。曾諫議大夫致堯。韓歐集。皆以主客員外郎傳。而吾學通紀實錄諸書。何獨不爾。豈就韓集如柳子厚為禮部員外郎者。為不分司之據。而不知此即子部。若今儀司也。

往既不傳。而傳既多。爽族世父伯清。以儀司主政。諫武宗南巡。建杖比副本司。遂不祿。世廟恤助喪葬。而碑陞河南僉憲。何與子輒不揣。存舊礮新刑。繁政誤更。悉名詎賢達。官爵贈謚之所極。豈先輩籍此身後。名抑士固有志。知本無涯。善敗直探古初。從違決釋。微渺亦甯止一片石。百餘公之觀摩。而守官為道。就地證功。則即此臚列諸先進。是亦當官得失之林也。嘉興來茲鏡諸歲。萬厯三十六年。戊申歲。夏五端陽日。客曹郎中。前職方氏馮焜。謨文員外郎馬應龍。篆額主事陳德元。書丹。按篇中多疑以俟解人

### 前明精膳清吏司題名記

明興稽古。並建六官。官至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其下府史胥徒有差。以贊邦治。其後禮分四部。曰儀部。祠部。客部。膳部。既嫌同洪武二十有九年。乃著令諸子部通為司。而膳部為精膳清吏司云。後又稍變置。文皇帝嗣承先烈。兩都相望。改正官制。制唯舊。故今曹名如留都。故弗異云。職司省約。視他司頗稱簡。暇故近日議省其主事員。嗟乎。國家養賢。竢用其猶藝材待任矣。何弗廣也。彌厯歲年。官者靡迹。豈不稱闕哉。嘉靖乙未。余攝官茲曹。慨焉乃披覽牘籍。追觀

前人政事見其掌如辨賓客之等與其錄達諸司之節與其數掌膳夫登下程食羞  
羞品而考其詐誣制其出納而又月有月要歲有歲成以關尚書而詔帝歲陽至禮  
祀慶成以議豐殺以政班列以襄佐大禮他諸細務又往往而攝斯其官可省哉而  
况生民之禮肇始飲食周官之典詳於式法良以膳羞有生之大欲恭儉王者之鉅  
行故夫禮不可以莫之講也今上自帝后妃主下逮閭尹婦寺以洎鳥獸昆蟲之細  
莫不食大官使蕩而無節則淫荒冗濫陵夷而不禦矧乎人主深居法宮侈心易長  
狗馬嬖御之奉何可厭也有一於茲膳司必以禮節亦所以奉太上之烈遵先王之  
度而納民於軌物者將不在茲乎將不在茲乎今幸值明主中興動必以禮而又屏  
故嬖倖斥遠靈怪雕題緩耳之君髮首貫胸之長成皆省諭德心浸淫言化無敢以  
異禽封獸貢獻闕庭者故今觀魏肅清禁禦岑寂黎奴牧隸呻吟憔悴吾儕小人得  
以從容退食與海內澹然甚大幸也於是表戴前列刻之貞珉後有君子得以考覽  
焉嘉靖十七年戊戌仲夏穀旦郎中胡松撰

貴溪吳子官禮部精膳司郎冠縣高子繼之高安劉子員外郎瓊山唐子主事約典  
歸詎靡德靡忒迺以暇日備考先達列官茲署者為百五十有一人勒名於石以昭

來鑿走問東涯子。東涯子題之曰。四君子。是舉也。其有夙夜匪懈之思耶。夫膳者。善之義司者。主之稱。名者。實之對。碑者。永之道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而宰夫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宰禮之法。掌其宰禮。委積羹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其所以為之節者。蓋其詳矣。我國家以光祿隸禮部。而膳司主之。即周禮以膳夫掌饌羞。而宰夫復掌其禮事之意也。周禮宰夫屬冢宰。而國家膳司則屬之宗伯。宗伯典禮言有專焉。重之也。惟天子南面而治。饗四海報養燕勞饋予以來四方。不侈不賚。不夷墮於防。禮所生也。而精義之蘊。亦無乎不在。豈籩豆之飾。品物之差。而可以語所司哉。今觀百五十有一人者。蓋自永樂稱行在部。以至今日。時不同而官同。官不同而所司同。類多克舉其職。蜚聲郎署。游服大僚。卓然為世名臣。其或沮於梗概。靡究所施。見訾公議。爰歎厥祿者。亦各存其名。類而題之。攷其實。而鑿戒昭矣。且今仕者。往往重京朝官職。有銜秩。有階祿。有嵒。其入對也有籍。蓋名無不題。而碑焉。非此無所托。以有永也。夫舉所司以為守。而陳往迹。以比類。賢不賢皆可指而言也。間亦有號稱通顯。而心跡可疵。靡竟所施。而貞介可範者。四君子當自得之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觀昔也。故曰。是舉也。有夙夜匪懈之



思也。乃復貽之箴曰：巍巍帝闕，百辟承之。翼翼蘭省，天祿是司。罔滔罔洩，令德令儀。爰有大饗，牢饋是羞。貢匪來廷，亦罔不柔。奉我天度，守我天常。肅肅大夫，鑒往惟良。鳴佩鏘鏘，大夫至止。載瞻於碑，其道如矢。一讀而僂，再讀而俯。三讀以思，協我規矩。直清其德，曰為古師。古人在列，敢告司碑。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季冬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萬逮撰。

凡署皆有題名司，故有之且再矣。官是者，遞遷遞至，則遞而勒石。歲久而復盈，自予來承乏於茲，考其名。若郎中則李乾吉，員外郎則周叔理，主事則鄧日昌。而後闕弗載矣。今更伐一石，次序題之，而營其隙地以待來者。修故事也。既成，碣於廳事之左。制如初。於是同舍相與縱觀，各以所聞見稍稍尚論。因舉手澤石曰：是碣碣者，庶托不朽乎。詰者曰：然。結繩勿論，自唐虞而下。若九官十六族，奮庸熙載，號能其官者，代不少若。而人名至今存也。其石安在彼湮滅不稱者，不可勝數。何必乏此一片石耶。皆相顧改容曰：子無乃稱吾曹職之矣。因為之記。若夫明職業，考善敗，以昭鑒戒，則向者胡萬兩先生之言，具在萬曆三十年壬寅季夏，穀旦郎中梅守和題。員外郎李炳主事陳鏞同立。

前明禮部司務題名記

廳事題名。其典不見於周漢之策。後人做年表而起義端。有作者。今中外諸司。凡蒞政之所。往往有穹碑。夫士大夫入官蒞事。晨宵所直。精神所寓。恒積歲而後去。去之日。邈然無所繫於其故。乃其數歲之間。所以殫慮凝嚙。以毗一時之政令者。遂無以託於方來。而方來之論世者。則又嘆於文獻之不足。昔賢所謂是非沿古。而義實有裨者。此碑是也。禮部概四司皆有碑。而司務廳事尚缺。司務綜領四司之文案。稽覈出納。以贊大卿之政。任劇而職專。聖祖特賜勅以優之。廳事之有勅。唯此官為然。以故守是官者。常久於其位。精神所寓。視它為深。春卿掌禮儀文案之政令。其文獻尤宜有所託。以示後。邈自宣德辛亥。廳事落成。迄今百九十年矣。茲欲考其官於此者。則黯然莫存。將與形響而垂盡。有志之士。能無興懷。嘉靖甲寅。莆田方君為司務。雅抱斯志。會遷未果。己未秋。浮梁吳君至。撫感前修。思任其事。頃之姑蘇吳君至。議與協祠。署徐大夫。嘉兩吳君之有志也。署有巨石。舉以贈之。於是兩吳君蒐閱故牘。濟以諮詢。得四十四人。姓氏歲籍畧備。乃銓次登石。以樹於廳事之左隅。而屬余記其歲月。嗟夫。彼四十四君者。方其注神殫力。思以夙夜之勤勞。流聲永譽。孰知其名之

無所寄以永存也。百九十年之間，時移政燹，遠者飄風，近者駒影。又孰知有兩吳君者，踵出為之表其懿也。且一石之建置，無所嫌，而義資於政。乃歷百九十年而莫克舉，豈其思之匪存者夫。亦以創始之難，而稽往之遠也。今兩吳君踊奮而功集，博搜而牘全，肇曠儀以彰往，秉逸獻以裕來。二君之志則遠矣，余惟古之修隆典而表前聞者，即以厥修而自貽令問。二君所藉以不朽者，豈惟茲石哉。謹記賜進士出身禮部祠祭司郎中、華亭楊豫孫謹撰。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吉日，司務吳讓、吳桓、前任吳夢麟、徐應奇、方興邦、吳崙、如子嘉、劉承恩、仝立。

禮部署

明典彙云：宣德五年，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帝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按禮部公署在闕東戶部之南，西向。有嘉靖十五年秋，欽定大報諸祀禮儀牌在寅清堂，今不存。國朝仍明舊址，建左為鑄印局，右為韓昌黎祠堂之南，舊儒士廳。今改督催所。北為司務廳，儀制主客二司在左，祠祭精膳二司在右。堂額曰寅清，宣化前列。

訓辭曰：秩宗為典禮之司，必心存寅畏，志氣清明。始無忝厥職，故特取虞書夙夜惟

寅直哉惟清二語示之

世宗憲皇帝御筆也

壽草連理槐

紀文達師槐西雜志云禮部署中有壽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  
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草種兩家田塍上用識界限犁  
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犁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過於所侵之數故得此名然余諦審  
署中之草葉作鋸齒畧相似花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階前甬道之  
西相傳生自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為二歧枝格杈極挺然老木矣曹地山  
先生名之曰長春艸余官禮部時作木欄護之門人陳約園漢時官員外郎使為之  
圖署中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祭下鄒小山先生官侍郎時嘗繪圖題詩今尚貯  
庫中按此二物余在部時皆得見而諦玩之惟陳鄒兩圖則未獲寓目憶清理南庫  
時與薩相林薩迎阿注意檢尋渺不可得蓋不知失於何時矣

優鉢羅

郎瑛七修類稿中載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

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尊不知何人所植今已無存。

附錄新城王文簡公春曹儀式

一朝參入 長安門官候鼓鳴序齊出 闕右門棕棚下西向共一行立少頃北向

照官分三行立如 門朝西向郎中司務前班員外郎主事次班北向共一班如

殿朝西向北向俱共一班復班亦如之散 朝魚貫捲班而出過金水橋亦照官分

三班行俱要整齊出 長安門外序齒

一衙門序官火房序齒出外亦序齒

一謁文廟及一應公謁俱序官

一歲終同舊僚公會儀司約舊僚官尊者敘分舉行坐次序官其餘同僚宴會序齒

一同曹交誼自昔稱隆前輩於大會外另有私會凡以商確職業討論文藝不惟聯

疎渙萃而藉此規勸庶幾直道少存今擬於四季照司輪會其費則佐以公羨務從

省約

一凡公禮俱約齊行在衙門則同出在外則約會某所非甚不得已事勿託故不到

一陞任出衙門者不拘在京在外俱留書二三部本署中以三十本為率在部陞任

者亦留書一二部本署中以二十本為率留別私禮不拘

一陞任衙門在京者同司掌印欵分四錢舉錢贖及文軸冊葉陞任者到任後寄四兩儀司收貯登簿備同部公用出差者亦欵分各四錢舉錢贖

一舊僚至京不拘已未陞任原司掌印送一隸供役欵分各三錢治席公請不得請者送下程及贖禮

一本部各司例不出印結同僚相保不在此例

一同僚及舊僚遇有慶弔禮不可廢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輕重欵分舉行

一投刺 內院大學士用官銜晚學生吏部都察院正堂與內院大學士同 各部正堂用官銜晚生吏部左右堂與各部正堂同惟陞轉考滿用官銜其餘不用出差差回亦不用 各部左右堂坐院副僉都用晚生即舊堂及別衙門帶吏部本部銜

者亦不用官銜以上侍坐 內院學士宗人府丞通大堂用晚侍生僉坐 太常光

祿太僕卿府尹侍讀學士祭酒及四品大小京堂用侍生對坐 總督巡撫帶部銜

者用晚生 巡撫帶副僉都銜者用晚侍生 本省總督巡撫用治晚生 本省巡

按及二司用治生 以上帖式同鄉年家通家有相拘者不在此例 本衙門往來

拜帖俱用侍弟不稱寅新舊同僚亦然相見俱行南禮

一內院大學士吏部正堂都察院正堂不送上馬各部正堂以下俱送上馬曹堂亦高一遇部院正堂通大正堂學士宗人府丞引馬避副僉都非坐院者不避

一稱謂內院大學士吏部都察院正堂稱官銜各部正堂吏部左右堂稱晚生

同僚稱老長官稱長官稱號稱兄不稱老先生及翁老之類尋常往來用單帖宴會兩人一席相見行兩拜禮行南禮凡聯名帖序官以上諸條皆署中舊規凡我

同寅願言共守有不如約者眾相正之新任者該司吏赴儀司領一冊送覽康熙

八年四月朔吉儀制清吏司郎中曹首望員外郎王士禎主事□□□祠祭

清吏司郎中黃虞丹員外郎侯杲主事何爾彬主客清吏司郎中南廷鉉

主事呂祚德精膳清吏司郎中陳景仁主事趙崙司務范研經重訂

陳約園太守漢曰春曹儀注一冊大司寇王阮亭先生在禮部時所撰也其敘述朝

參班位燕飲齒讓稱謂投刺之文頗足以資典故而除轉留書一節尤為冷曹韻事

焉考先生於康熙四年乙巳由揚州推官擢禮部主客司主事提督兩館七年遷儀

制司員外郎八年出權淮南船廠計先生在禮部甫越三年所著有謚法考暨是冊

前賢無地不寓意於學如此與視一官為傳舍者其用心何如哉謚法考兩卷已刊入漁洋三十六種行世是冊原刻漫漶僅從廢籍中得之珍若敝帚同事任子田前輩思其久而湮也屬余重付劄氏因綴數語於末時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春正月約園陳漢織。

任子田侍御

大格

曰新城王阮亭司寇官儀部時嘗輯春曹儀式斤斤焉縷析條分

若恐講禮之士明乎大而畧乎細也陳君宛清好古士也時官主客司主事恐舊板之漫漶重鈔諸梓而屬余跋其後游昔齊梁之間祠部特以右僕射主之以其職掌天神地祇宗廟朝廷之大故儀秩視他曹為獨峻是編所載儀注皆為曲臺舊章宜乎陳君寶而傳之也夫尊卑上下之分等威所繫即風會升降亦因之是編於曹司接見公卿儀文秩敘綜覈特詳即一投刺稱謂之間且必著為令式何瑣屑如是哉蓋禮行乎下孰敢甚亢慮過卑耳苟屈禮以求說乎人將以說我者為何如人乎是尊之實教之也故善尊人者勿過卑人而已矣且公卿之尊下視曹司階品殊絕然而曹司於通謁酬酢之儀尚能自持如此則公卿之崇貴又當何如然則全下之體益以成上之尊豈云亢耶昔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



坐蕃下奪濁版滂投版振衣而起甚矣夫范滂之能以不自卑者為守官也倘不明入閣執版之儀則鮮不以滂為亢矣新城司寇之輯是編也非欲以官儀表士範歟然而持身在事莫尚畏敬吾輩率職以奉上必其有克勤之志見於實政而非徒求諸體貌之間藉故事以自矜飾則庶其為范滂所深許矣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儀制司郎中興化任大椿跋後

南省公餘錄卷八終